

中科院植物所图书馆



S0014511

01358

57.1861

549

峨眉游记

借者	借期	借者	借期
王东	78.11.24		
王东	80年 2月 24日		
	1981年 8月 19日		

57.1861

549

注 意

01358

- 1 借书到期请即送还。
- 2 请勿在书上批改圈点，折角。
- 3 借去图书如有污损遗失等情形须照价赔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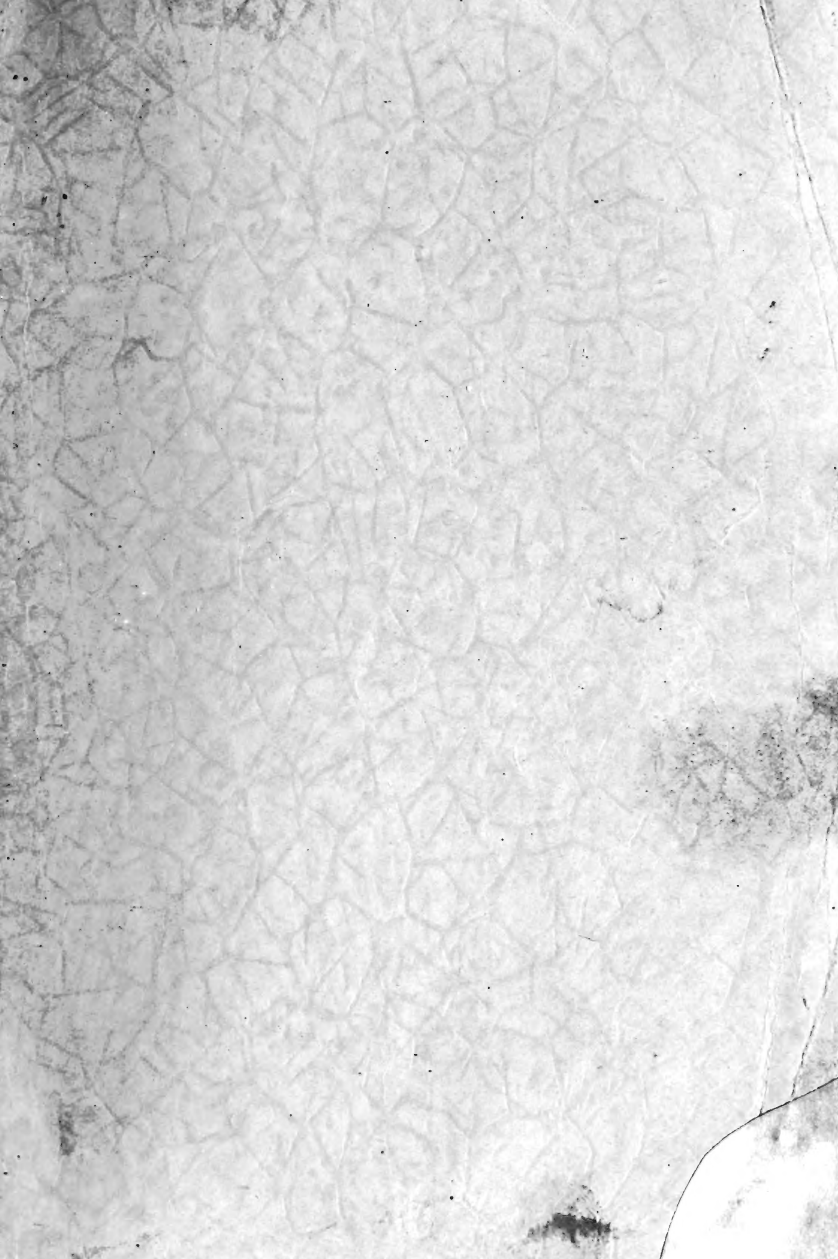
張志和著

峨眉遊記

學藝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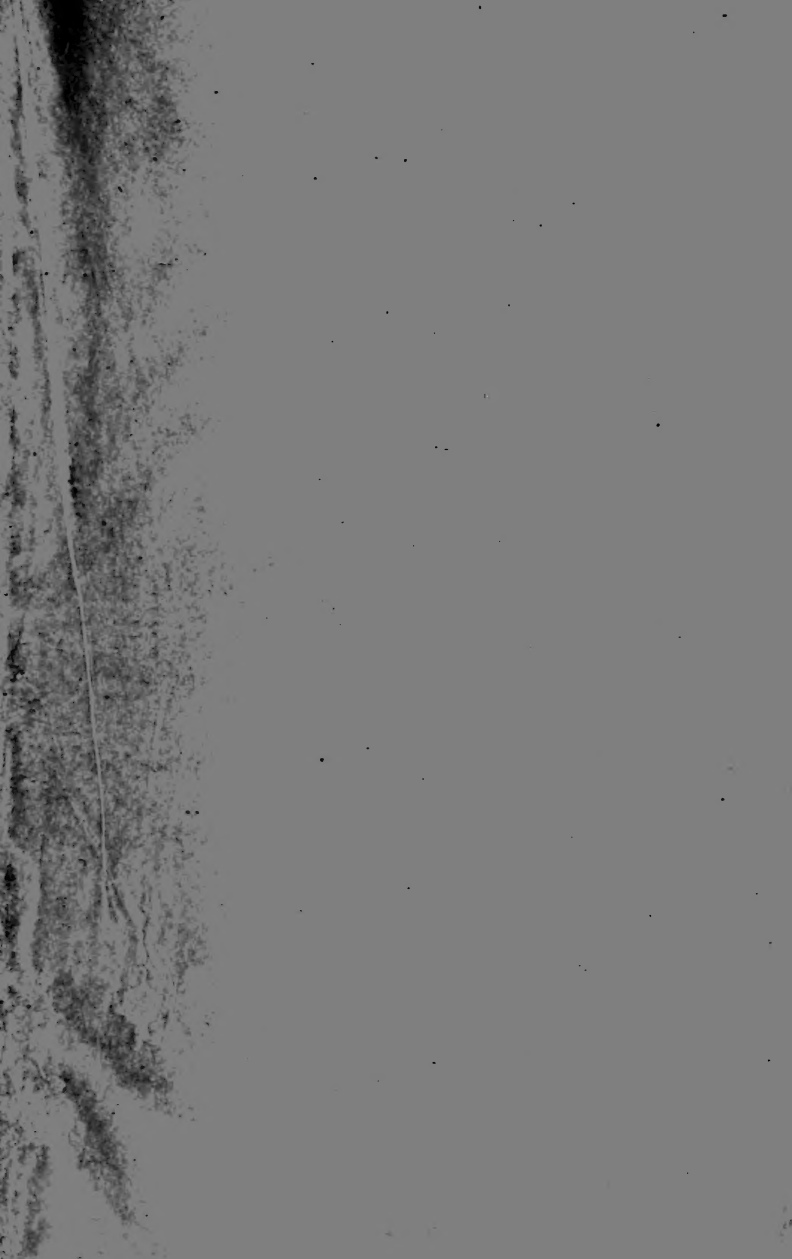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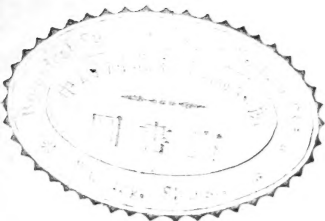
作者肖像
(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攝)



峨眉遊記目次

(卷一)

程序	一
聲明	五
一 夾江車站	七
二 黃包車上	一
三 雅河舟中	〇
四 登岸以後	二
五 夾峨道中	三
六 宿報國寺	四
七 開始上山	五





- 四 望鄉台
- 五 峨山大溪
- 六 峨山瀑布
- 七 解脫橋
- 八 報國寺
- 九 伏虎寺一
- 十 伏虎寺二
- 十一 大峨寺
- 十二 雙飛橋
- 十三 牛心寺
- 十四 白龍洞

八	到大峨寺	……	六〇
九	到洪椿坪	……	六五
十	到仙峯寺	……	七一
十一	登鑽天坡	……	八〇
十二	登金頂	……	八六
十三	登千佛頂	……	九六
十四	尾巴	……	一〇一

插圖

- 一 作者肖像
- 二 峨眉山地圖（平面）
- 三 虎溪

二六 普賢正殿
二七 普賢菩薩
二八 峨山絕頂

- 十五 靈官樓
十六 大坪寺
十七 洪椿坪
十八 洪椿樹林
十九 九老仙洞
二十 九老洞之廟
二一 洗象池
二二 雷洞坪
二三 祖師殿
二四 金頂正殿
二五 金頂正殿二

上山大道
 出海一萬
 千尺
 縣治出海
 一百尺
 山脈
 河流
 亭閣
 寺院



峨眉山圖

龍河
 峨眉縣

虎溪 李德培攝



1800年

1800年

1800年

1800年

1800年

1800年

1800年

1800年

1800年

1800年

1800年

1800年

1800年

18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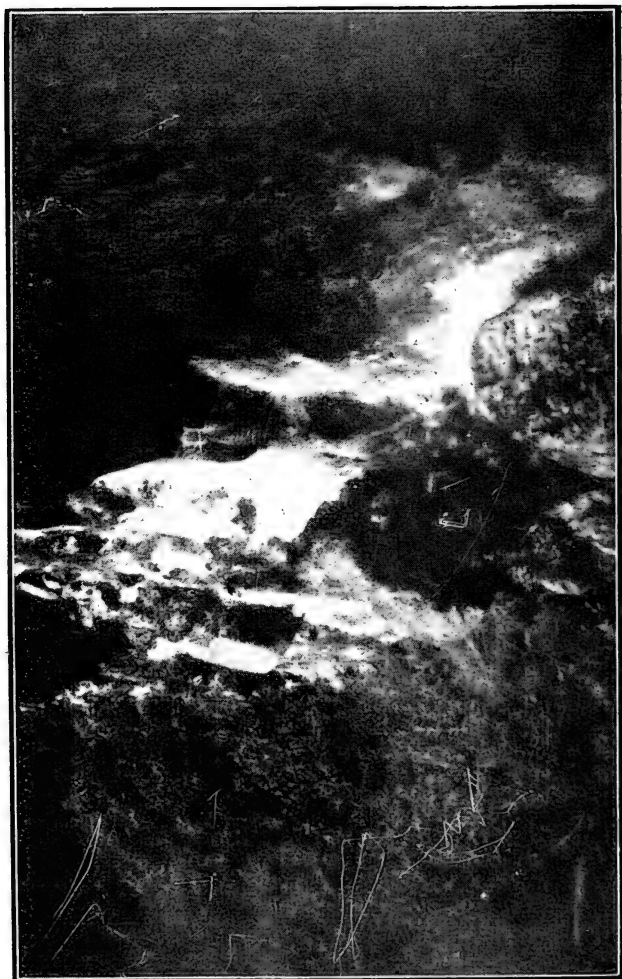
1800年



望鄉台

李德培攝





峨山大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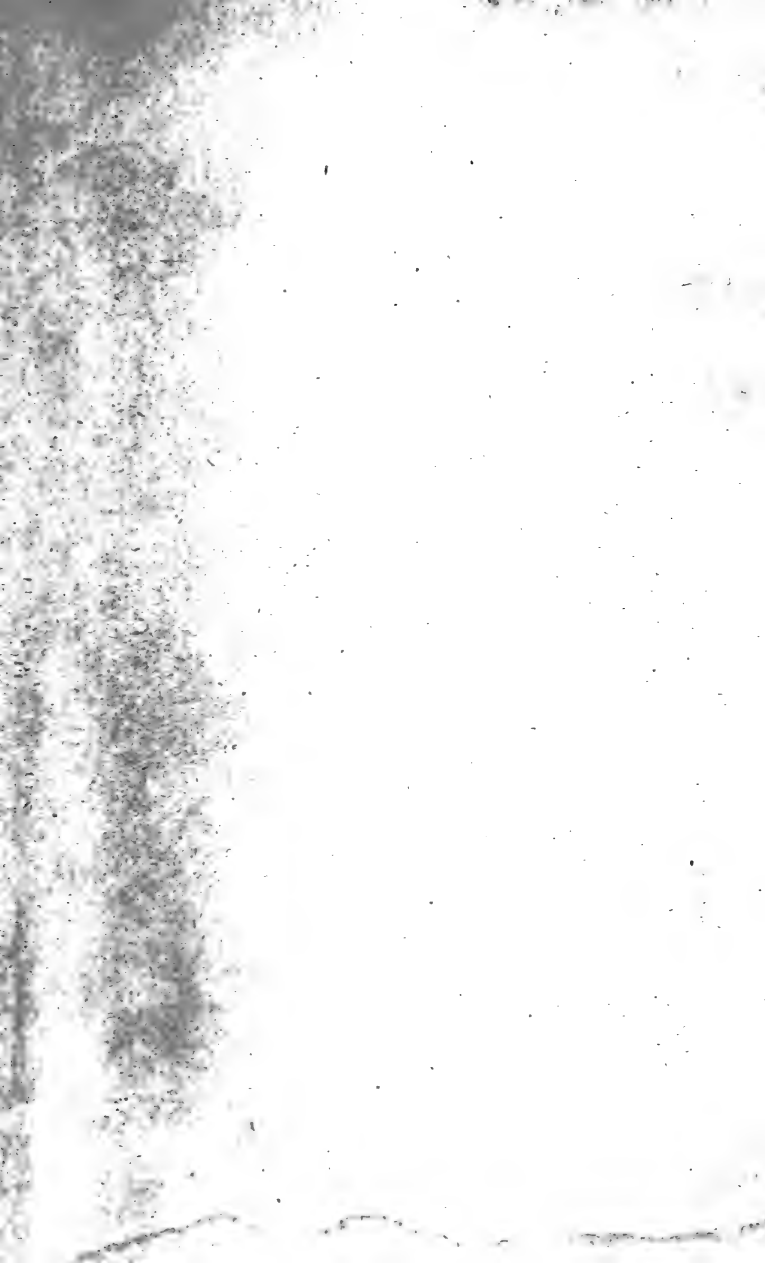
李德培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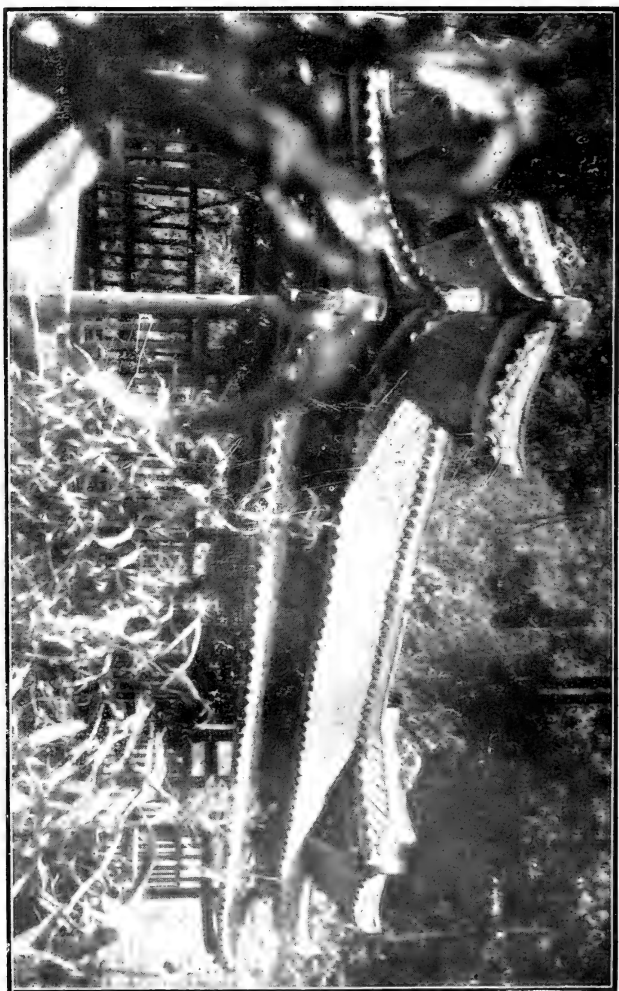




峨山瀑布

李德培攝





解脫橋

李德培攝



程序

中國人說『峨眉天下秀』，西洋人說『瑞士的風景也不見得比峨眉好』，那嗎峨眉究竟如何，豈不是應該知道一下的麼？然而不獨是四川以外的人不容易去遊覽峨眉，就是四川以內的人亦少有辦到的。所以我的朋友志和師長這本峨眉的遊記便恰好可以給這些人以幫助，使不能去遊覽的人，得以知道牠的梗概。

但我要特別說的，就是這本遊記的特點不在用照片用文字來表現峨眉，而另有可稱道的地方。的確，他這本遊記除開現出了志和的文學能力外，還現出了他的思想的頭



他雖是一個師長，却不像武人。的確，他翻譯的日文著作很多。假使不是軍事學，假使不限於二十四軍內部之用，那在學術界上的貢獻是很大的。如果中國的軍官都像他這樣，那嗎軍閥是不會有的了。不說都像他這樣，就是多有幾個師長像他這樣，——有思想，懂科學，關心民衆，遇事認真，注意社會生活——中國也不會到今天這個樣子吧。我相信看了現今的政治形勢之後來看『峨眉遊記』的人，必然要同我一樣的生出這種感慨。

至於這本遊記的體裁，我也覺得可取。似乎記得有人在反對文言文主張白話文時說文言文言之無物，白話文要言之有物。這十幾年來的白話文，——自然就文學作品方

腦及科學的理解以及他那關心大眾幸福的熱誠。

在思想方面，路綫非常正確，研究非常深刻。他對於新興的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都很懂得。對於科學，他不獨具備得很豐富，而且隨時隨地都是站在科學觀點上的。許多事情，他都用科學的道理去解釋。同時，他更處處不離開民衆的立場，盡量爲他們說話，沒有自私自利的心。

另外我還感覺得他遇事不苟，雖小亦很認真。對於現實的社會生活，尤再三注意。這都在他的書中表現得十分明白。

因此，我讀了他這本『峨眉遊記』以後的印象，深覺

聲明

峨眉山名傳天下，誰個不想去遊覽一下呢？漫說四川人，就是四川以外各省的人，甚至各國的人，都不怕長途跋涉，單獨的或結隊的前去。所以我從幼年時起，就想去看看。這中間或因旅費不夠，或因時間不許，或因職務羈牽，總沒有如願。今年我下決心前往，算是達到了多年的宿望，心裏是何等高興！就是有人問我：『峨眉山究竟怎樣？』我也不會瞠目不能對了。想到峨眉山遊覽而沒有去的人，恐怕不少。其原因不是旅費無着，便是職業羈絆，這是何等的缺望！歉然！我現在把我所見到的供獻出來，

面而言——據我看，大多言之無物。除了描寫些山山水水，花花鳥鳥而外，無內容可言。這完全是供飯喫飽後的人作消遣之用的，對於社會政治，『世道人心』，絲毫沒有補益。而志和這本『峨眉遊記』——文學作品，就完全不同。他超脫流俗，獨尋蹊徑，照他所要描寫的來描寫。這在文學中的白話文已變成了新的文言文的現在，的確是可以注意的一點。

總之，『峨眉遊記』是自有其特點的著作。我所以看稿之後大胆的把我的感想寫出來向讀者介紹，也就因為牠自有其特點的緣故。

一 夾江車站

七月二十八日早晨七時由眉山乘汽車出發，九時到夾江車站。沿馬路兩傍所有田疇，禾黍離離，頗示豐年之兆。農村經濟日趨破產的四川，負擔捐稅日重的人民，尙能夠勉強掙扎而沒有立即趨於暴動騷亂的，專靠這點。假使在荒旱或水災的時候，預料穀子收穫不豐，一般糧戶，便存穀不賣，故昂其值，那便人心汹汹，若大亂之將至了。這是去年曾經目覩過的事情。

夾江車站有縣府及團務機關人員設席歡迎。我們本是喫了飯才起身的，這個時候又要吃飯，實在不能下咽。然

聊慰想去的人的渴望，想來不是無意義的吧。況且我此去多日，也不能虛擲韶光啊！此所以有『峨眉遊記』之作。至於辭不達意的地方，還希望原諒我是粗人——武人。

一九三二，八，二五，張志和

的人只曉得賺錢敷衍，不管能否永久堅實的關係。乾河子的石橋在未修馬路時，是一座平橋，橋的海底鋪了很寬的石板，可謂基礎堅固。山水暴漲時，雖然波濤滾滾，洶湧而來，然可以從橋上飛過，所以那橋不易沖壞，水退時，又可以交通，因山水之漲退很快的原故。修馬路的時候，那修橋的人，爲節省石料，好去報銷賺錢，遂把原來很寬的海底石取來砌橋。海底石取去後，沙土經大水沖刷而成坑區。那毗連的海底石因之傾圮，遂牽動橋礎，使一座巍然的大橋，忽然崩塌。夾峨汽車，從此停駛。此路共用九萬多元，長纔五十里，也不可謂經費不多了。然而如今與沒有修築以前一樣的感覺行路難，這九萬餘元，豈不是白

而他們的盛意殷懃，又不能却，只好勉強敷衍，每樣菜來都拿著去點綴點綴。然而這一碗一盤的油大，便算白廢了。也好，僱工們得着嘗嘗，可稱幸運。但是一回憶『富人一席費，貧兒十年糧。』的話，又不能不嘆貧富不均，社會制度之不善啊！外人譏諷中國人的毛病，是『顧面子』，這吃不得也要吃，也是顧面子之一種。這樣虛偽，真是中國人的毛病。受人剝削，壓迫，侵略，還在自己安慰自己，真正可嘆！

由夾江到峨眉，本來是修得有馬路可以通行汽車的，然而現在不能了。因為有兩條河的橋樑，去年漲水時沖壞，到如今還沒有修復。隨後聽說：那橋所以沖壞，實由辦理

的生活嗎？不知某君讀過：『耘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詩否？

夾江食米，每斗價二十四吊，銀元每元換銅元十四五吊，米約每斗值洋一元五六角，但每斗重廿四斤。

一一 黃包車上

由夾江到峨眉，僱黃包車一輛，去洋一元五角；僱滑杆一乘，價洋一元。滑杆是兩個人抬的，反轉比一個人拉的車子要便宜半元，這不是怪事嗎？下細想來，是有趣而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滑杆一乘一元，每人可得半元。車子一輛一元五角，車夫一人得了，就比抬滑杆多得一元。這

費了嗎？但是也有好處，聽說經手的某紳士，因此買了幾百畝田。唉！各國很有益的新政，一到中國就變成有害無利的弊政，其總原因不外貪污二字。所以要貪污，是因為私有制度的關係，要想廉潔政治的實現，恐怕非從根本改革私有制度不為功吧！

峨眉境內冲壞的一橋，現已經黃縣長潤琴提倡修復，橋礎已完工，再鋪枕木橋樑便可通行，明年遊峨眉者，當不再涉水濯足或由獨木橋上通過了。

在夾江車站，我探詢縣府某君米價若何？他竟隨便答對。以直接親民的人，尚不曉得食米市價，真是天天吃飯，不知稼穡之艱難！那嗎他還能夠念及那廣大的勞苦羣衆

底子，就非六角到九角不可。六角呢？一輛車子可以賺一角；九角呢？一輛車子可以賺四角。如果再多，那嗎更賺得多。因為黃包車夫每天要繳六角到九角的車底子，所以他個人所得純益，也不過是六角到八九角。他雖比抬滑杆多得二三角洋，然而一個人要拉兩個人抬的重量，力氣的消耗，筋肉的勞苦，是要比較劇烈些的。並且他去租車，還要押金，或是穩妥的保人，這也是比製滑杆要費事的地方。所以他的收益，是不能不較多的。

這樁事覺得有味的地方，就是黃包車價值雖比滑杆多一元，結果車夫所得的仍然與抬滑杆的每人半元差不多，究竟這多的一元誰得去了呢？照前頭說的，這多的一元是

樣的好處，豈不是人人都願意去拉車而不願抬滑杆了嗎？爲甚麼抬滑杆的還是多呢？因爲抬滑杆的，他用的工具就是滑杆，在鄉間任何處砍幾根竹子來，馬上就可以製成，是不用資本的，也不需要利息。如果壞了，另外製過就是，並不要使用金錢。黃包車則不然。一輛黃包車，價值約需百多元。這百多元的資本，每月要兩三元的利息，在長途行駛，最大的壽命，恐不出一年。那嗎，牠每月的消費金額，就要算十元多。連利息計算，這一輛車子，每月至少需有十五元的收入，才不至折本，就是每天至少非有五角的好錢不能夠本。何況他之買車子出租，純全是爲獲利益，他那能不賺點呢？要賺點利益，他每天的好錢——車

敢去坐。這不是機器工業的罪惡，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私有制度的罪惡。甘地之反對機器工業，實是不合理的。我們要人人都能享受機器生產的利益，先必明白這種毛病之所在，才有辦法。

今天本來是很熱，雖沒有看寒暑表，恐怕也近百度。因爲人雖坐在車上，而太陽仍然可以晒着手脚，腳上穿得有鞋襪，倒不知牠怎樣，手則晒來成紫色了。汗由毛孔內排出手面，像露珠一般，心理感覺是熱極了！并且腦筋裏想：到峨眉山去憩涼，涼還沒有憩，就受了熱，實在不值啊！然而轉頭來看那拉我的車夫，通身汗流如注，還在努力向前跑，拿來比較我坐在車子裏的，實在我就享福多了。

車底子，而這車底子本來是五角就夠本的，其餘幾角便是出租車子主人的剩餘獲益。這不是資本論底剩餘價值說嗎？車主人，因為有百多元資本來購車子的關係，便可以坐享剩餘價值的利益，那汗流浹背的車夫，如果明瞭這中間不平的理由，恐怕是要反對這個制度的吧！誰說中國沒有資本主義呢？

其次，坐黃包車本來是比坐滑杆舒適，這是因為滑杆是手工製成的，黃包車是機器製成的，機器工業比手工業進步，這本是不可反對的定律。然而拉黃包車的車夫，也不見得比抬滑杆的轎夫享受的利益多。坐黃包車的人，雖見着黃包車比滑杆舒適些，然而因他價錢比較貴些，也不

育本是人人應該受到的，然而成爲資產階級所獨有。人是私有的，教育也是私有的，那沒錢的人如何能夠讀得起書呢？所以智識技能的差異，還是經濟的差異。

自然，也有例外。某些有錢子弟，本來是可以讀書，受相當的教育，作高深的研究，爲社會人類謀無量幸福的；然而正因其有錢關係，反轉懶散了。他們大都這樣想：不讀書，也不會餓飯呀！反正有許多遺產，怕甚麼？玩吧！光陰似箭，人生幾何？儘管享樂，聽戲，看電影，賭錢，抽煙，講戀愛，摩登……。這個原因，在於環境。你看各大都市的劇場影院……那些是教育青年子弟的？有一種環境是使人不得不讀書的嗎？縱有有志的青年，要想深造

。還有我的勤務兵們跟在車後跑，用力跑，我想他們不是和我一樣同是具備五官四肢的人嗎？爲甚麼他們有些拉車？有些跑路？這個原因，就是我比較他們有錢些，我是一員官。我爲甚麼比他們有錢些？又做官？因爲我的智識技能比他們充足些，所以階級高點。因階級高點，每月的薪金——工資遂比他們多。這樣我就有錢了，我遂坐車；他們因爲沒有錢，他們遂跑路，拉車。他們爲甚麼智識技能不充足呢？當然是年幼的時候，沒有受到教育的關係。爲甚麼沒有受到教育？或則由於家貧，讀不起書；或則雖想讀書，而無讀書的機會——環境和地方。人本是社會所公有的，而封建社會的人們，總以爲是某族某姓所私有。教

看，那黑板上寫些一個一個的大字，每個字下面加以註解，大概是講字義。內中有一『襪』字，他註解的是『足穿的衣裳』。天呀！他不註解還好點，他這一註解，不要說那年幼兒童莫明其妙，就是我也喊頭痛！這樣的教小學生，他如何能懂啊？離城五里的教師便如此，那深山僻野的小學教師，更不知怎樣了！這樣的教育，就是有可造學生，如何能造好呢？中國的教育，再不整頓，謀根本改革，恐怕永遠是沒有用的啊！

蘇俄在革命以前，不是同中國一樣有百分之九十幾的文盲嗎？然而如今已減到只有百分之二十幾了。所以牠的國勢，一天比一天強盛，各帝國主義均逐漸怕牠起來。我

，又有那個學校的教師完完全全可以爲人師表？尤其是鄉間小學校教師，沒有這種資格。今年端陽節那天，我同王文煊參謀長到眉州西門外約四五里的象耳寺去遊覽，見廟內有講堂兩間，教員學生闐無一人，大概端午節放假了。學校的設備如何，姑不管他，我在左邊講堂黑板上，見着粉壁寫一段朱買臣休妻的故事，末尾有詩一首如次：

青草池邊坟一坵 千年埋骨不埋羞

叮嚀寄語人間婦 糟糠如河不到頭

向小學生講封建時代的倫理，已經是違反時代潮流，教育些不合時宜的人物出來阻礙社會進步了！何況他那首詩還寫別字？以訛傳訛，不知誤了幾許青年？又到左邊講堂去

了！』因爲過河的時候已經是午前十一時半了。我問他：『每頓吃多少錢？』他說：『一頓飯要吃三四吊錢還吃不飽！』我問：『那嗎，你十吊錢不是剛剛夠昨天一天吃嗎？』他說：『我只吃兩頓，現在還有三吊多錢咧！』我問：『你們平日在家裏吃些什麼？』他說：『我們吃包穀和雜糧，要逢節期才吃米飯。』黃包車夫說：『喂，你總還要到峨眉，你幫我推車，我給你幾吊錢，好嗎？』青年很張皇侷促的說：『我不，我要回去。』他那沒有吃飽，枯瘦如柴，晒來很黑的身軀，自然是赤露着上體，只穿一條舊濫的藍布褲兒，足穿粗草鞋一雙，聽了順便可以得幾吊錢的話，反轉感覺不安，表現不了解的神情，他真不知道幫

們中國的文盲，不但莫有減少，反而加多，所以國勢一天比一天危殆，各帝國主義的侵略，愈趨惡化，硬化。國人再不注意教育，增加國民智識技能，當此優勝劣敗的時代，那有不遭淘汰的呢？！

三 雅河舟中

到了雅州河邊乘渡船過河，同船見一青年，約有十二三歲，問他，才知道是由峨眉那面的某場措紙來夾江的。那場距夾江約百三十里，僅得工資十吊。他是昨天由家起身的，因為措得重，昨天沒有走攏，今天才到夾江，交了紙後，跟即回去的。青年說：『唉！今天恐怕走不攏屋

這兩個小孩，年齡還不及搯紙的青年大，而他們的智慧却比他高得多，得錢的方法來得很妙。城市的人，比鄉村的人智識高，實在是不錯的話。所以『到民間去！』的口號，還有必需。

現在的飯，賣八百錢一碗，坐轎乘車的，一吊二百錢一碗。下力的人，每頓要吃兩碗或三四碗，每天吃三頓，便要四吊八到九吊六百文，再加點草鞋錢菸錢店號錢，非六吊到十二吊不能過活一日。那搯紙的青年，來回二百六十里的路程，最快需要兩日，才掙錢十吊，其生活可說是在水平線下了。於是可知農村生活，實較場鎮城市爲苦。我們的小孩在省城裏每日到學校去讀書，去要車錢一吊二

着推車可以得錢的這回事。我聯想到在成都有一天我同陳書農市長到少城公園去看比賽網球，見着刁文俊旅長在那裏打球。他見着我們到了，便停止來和我們談話，藉此休息休息，並且看其他的人打球。忽然有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形像也與剛纔揩紙的青年同樣，不過稍矮小點罷了。他向刁說：『給我們幾個銅元嗎？』刁說：『勤務兵，給他幾個銅元。』那一個小孩剛拿起了，又來一個小孩，形像大小差不多，也說：『先生，我也在撿球，給我幾個銅元嗎？』刁說：『你並沒有撿球，我才給那個了。』小孩說：『我實在也一同撿球，給我嗎？』他的聲音態度，是哀告而兼頑皮。刁把他沒法，仍然再給銅元了事。我想到

行了一條，反鬧來政治愈紊亂貪污，經濟日益凋敝破產，民生一天一天的困窮！加以世界經濟恐慌已入於第二期，二次世界大戰不久來臨，我執政諸公猶因循沓泄，晏然如故，真所謂『燕處危巢，魚遊釜底』！

四 登岸以後

天氣很熱，上岸以後走到大黃葛樹下，覺得十分涼爽，河風徐來，似乎比吃冰淇淋還要舒服些。這是由於剛纔在船上直立，雖有洋傘罩着，仍不濟事，覺得太熱，忽然得着涼快，便覺高興非常。曾國藩說：『勤勞而後憩息，一樂也。』不知苦，焉知甜？有錢的人天天吃肉，忽然到

，回來又要一吊二，還要零用錢八百文或一吊，總共算來，已是三吊幾，兩個小孩，便是六七吊，只這一項，已夠農村間一人的生活費了！而我們是浪費。中國人見着都訴窮，在謀『解決生活』，却少有人講究節儉浪費。如果你要節儉，那便與你加上一個徽號『狗』這種誤認見解，頭腦清楚的人們還是堅持着不動搖的好。孫中山先生說；『中國之病，不患寡而患不均。』他因為貧富不均，所以他主張民生主義——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又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他已經知道要改革中國，非從經濟制度入手不可了。可惜他沒有把詳細的辦法說出來，以致黨徒們任意曲解，國民黨執政六七年，不惟沒有把政綱政策實

汪精衛諸氏，遊歷俄法諸國，考察他人新政，歸而改革黨政軍所致。古人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實在是不錯的。四川有些足不出夔門的人，我們要希望他把四川治好，這不是夢想嗎？隨時變更環境——旅行，遊歷，實在是現時代的人們之所必需。

黃葛樹下爲甚麼就涼快？自然是牠的樹葉多，枝幹茂，含蓄的水蒸氣多，太陽的熱力照在樹上，沒有把樹葉裏的水分蒸發完後，他的熱力不能達樹下地面，所以在樹下的人，便感受不到熱力，自然覺得涼快。古人知道這個道理，所以凡是道路傍邊，山地埡口，都植得有黃葛樹，以便行路的人休息納涼。這是古人爲公衆謀幸福的地方，是

了鄉間，吃點新鮮小菜，覺得其味美妙無窮，也是一個道理。執政的人，終年高居深拱，侯門似海，只知道城市的繁華，憧憬着資本主義的外衣，那裏知道農村的苦況？領略過小民的生活？既不知道，又那能爲一切勞苦羣衆謀幸福呢？縱有冠冕堂皇的文告，道及民生疾苦，痛快淋漓，也不過是秘書先生們顯弄他的手筆罷了，於當道是沒有關係的。越王勾踐之復國報仇，臥薪嘗膽，是由於爲人臣僕，曾經躬親領略過亡國的痛楚。日本之維新，是由伊藤博文，東鄉大將諸人，遊歷歐西，目覩列強整軍經武的情形，甚爲深刻，歸而效顰。就是國民黨之有今日，也是孫中山先生遊歷歐美，深知他人的長處，隨後蔣介石胡漢民

好的，然而眉山縣的盤鰲鎮秦家墩一帶，仍然是沒有栽插。詢其原因，才知道那些地方是山地，與蒲江縣毗連，山地的田，純全是靠天下雨來積冬水。冬水不足，則望春雨早發，也可補救。如果冬水春雨都沒有，那嗎只好聽其乾旱龜裂，甚至紅苕包穀都不能種。因爲土地裏沒有出產，便砍伐山上的樹木來賣柴以爲生活之資。日積月累，山上的樹木，也就不知不覺的砍光了。剩的，不過是些小樹矮枝，青草籐葛而已，那裏能夠含蓄多量的水分呢？於是下雨的希望更少了。愈不下雨，愈見天乾，而田地的收穫，愈見沒有。田土雖然收穫，而每年應上的糧稅，是不能免的，只有支出而沒有收入的田土，誰人願要？所以那附近

值得我們感激敬佩的。黃葛樹含的水分特別多，所以沒有人拿牠來作燃料——當柴燒，假設可以當柴燒，恐怕大路傍邊早已沒有蔥涼的地方了。黃葛樹雖不能作燃料，然而牠有一種用途，是別の木料不能勝任的，就是製鐵鍋的人，尤其是自流井五通橋熬鹽的大鐵鍋，當鐵水熬化的時候，須要木棒去攪拌調勻。許多木棒，一入熬化的鐵水，馬上燃燒，不能適用。唯有用黃葛樹的木棒，任便如何去攪，牠都不會燃燒。我們如果用牠作耐火的用具，想來是很好的，工業家，化學家，再實地試試看如何？

黃葛樹葉多，含的水分多，便不覺熱，可見樹木多了才不會天乾，是一定的道理。今年各縣的莊稼，都算是很

一畝地可以植樹四十根，每株約值洋五仙，四十根共值洋二元。每畝田地，平均要上糧一分，眉山每兩條糧應上一元幾，一分糧應上一角幾，一年六征，共上七角左右。一年上七角，十年共上七元，加上樹秧二元，田價八元，共去資本十七元，再加上人工肥料，也不過二十元。然而十年後的樹木，最低價值，每根可賣二元，四十根便可賣八十元。除去資本二十元，也要剩餘六十元。即平均每年每畝田可得六元的收益，也與一石穀價差不遠。這個辦法豈不是化荒蕪爲有用嗎？這種說法或者難免理想之譏。然而天地間的事，那一樣不是由理想而臻于事實呢？當此二十世紀科學萬能的時代，我們天府之國的人民，是不該受

的田土價值，有低到七八元錢一畝，還沒有人買的。資內及小川北一帶，都少有大森林，所以患乾旱的時候特別多。四川是農村經濟，要鞏固社會的基礎不使動搖其上層的建築，是非除去乾旱，水災，蝗蟲諸害不能使農業發達的。而除去乾旱的辦法，在目前的四川，除廣植森林沒有別法。例如眉山秦家墩一帶，已經數年沒有栽插，是等於荒地了。如有大資本家或股份公司，把那附近數十里的山地，一齊收買，假設買十萬畝，每畝八元，共需八十萬元，此十萬畝純全種植樹木，（山凹低地可以蓄水的，仍可種穀）十年之後，即可成林。那時附近的氣候，必定變換。從前苦旱的當可有雨，附近的田地會得到好處。自己呢？

，初鑄當十的，繼鑄二十的，隨後又鑄五十，一百的，再後又鑄大二百的，到最後又鑄小二百的，就是把從前當二十的收來一壓，就變成二百，天地間賺錢的事，可謂沒有比這樣更便宜的了！以往把持造幣廠的幾個人雖是成了富翁，然而四川七千萬人都受他們幾個人的賜真是不小了！我想早遲有一天，總要受四川七千萬人的報酬吧。聽說日本一個銀元，換當十銅元一百枚，一元作十角，一角換銅元十枚，走遍全國，都是一樣，並沒有今天換十四吊八，明天換十六吊的漲縮，也沒有此地的價格是十五吊，而那一地又是十九吊的事情。不但銀元如此，就是鈔票，也可以全國各地通行，那票上斷沒有添註『此票限在成都』

制於天然，而應該用科學的力量來征服天然的！我們看蘇俄的五年計劃，能夠把沙漠之地變為沃壤，在這些人聽了，恐怕也要認為理想呢！

黃葛樹下，有許多趕場的人，在那裏休息納涼，賣葡萄的乘機在那裏售賣。許多走路熱了的人，見着新鮮可愛的菓子，便紛紛去買。我也去買半斤，要小二百銅元六枚。因為夾江通用的銅元是大二百的，小二百只作一百五十文用，並且鄉下人還不用，說了許多好話才收了，因為身上只有小的，沒有大的的原故。這銅元的害人，幣制的不統一，是代表四川歷年政府剝削人民最顯著的事實。幣制是便利人民交易的，是調劑金融的，而政府利用牠來賺錢

解渴。有一車夫便說：『夥計，不要喝呀！看得病。出門人找不到錢不要緊，總不要得病丟了命啊！』這個車夫說的話真是不錯，那個車夫聽了，也就沒有去喝。

近來瘟疫流行，染着的，一忽兒就死了。下細考察，死的人，以勞力者爲最多，尤其是軍隊中人。因爲勞力的人，出汗最多，需要水量的供給很大，而他們的衛生智識又缺乏，見着水就喝，總不問牠潔淨不潔淨。尤其是沿路賣的涼水涼糕所用的糖，經過許多蒼蠅粘染，不知留下好多病菌在裏頭。並且那些攤担，總是在大路旁邊，大風起時，又不知吹了好多灰塵在裏頭。用的水呢？裏面潔淨不潔淨？含得有微生物嗎？礦物質嗎？一概不知道，只憑肉眼看

重慶）本號兌取』字樣的，也沒有像我們四川，任何人都可以發行券洋的。政府本是替人民辦事謀幸福的，而我們的政府反是擾亂人民秩序安寧的。這樣的政府，人民如何能擁護牠呢？所以人民之不愛戴政府，並不是人民的錯誤呀！

五 夾峨道中

黃葛樹下休息一陣，又繼續乘車前進。天氣雖熱，太陽晒來雖烈，然而見着車夫背上的汗流如注，我那熱的感覺，也就不知飛到那裏去了。這車夫恐怕是春熙大舞台裏的電扇吧。走到楚石河下車休息，有些車夫便到河下喝水

菌繁殖到不是藥物可以殺死的時候了。古人說得好：『病從口入』，要想不害病，還是不要亂吃飲食的好。中西醫學博士丁福保說過：『衛生之道，第一是預防，其次是天然療法，最下才用藥物。』預防的方法，就是要身體強健。如何才能強健？最要是血液清鮮，運行無礙。使血液清鮮的方法，就是要空氣新鮮。因為肺臟吸收新鮮空氣裏的養氣（酸素）吐出裏面的炭氣，使血液變成新鮮的，由動脈運行全身。血液一新鮮，那裏面的白血球活躍，殺菌的能力便強，差不多的菌傳到身上，便立被殺死，不能繁殖起來，所以便不害病。這傳染病的流行，總是人口最多，空氣不潔的地方最厲害，便是明證。例如軍隊中容易患病的原

去是潔淨的就算了。甚至有許多肉眼看去都是髒的，也在賣與人喝。這樣喝了焉得不生病呢？不過有些身體強壯的，他的白血球能夠殺菌，不會生病；有些身體弱點，白血球的能力不能抵抗，那菌便在血液中繁殖起來。聽說虎列拉菌的繁殖能力，一秒鐘一菌能夠繁殖廿五個，一分鐘，便繁殖一千五百個，一點鐘，便繁殖到九萬。因此，就一個菌算，只到第二秒鐘，便應該是六百二十五個（ $25 \times 25 = 625$ ），第三秒鐘便是一萬五千六百零五個（ $625 \times 25 = 15605$ ），第四秒鐘便是三十二萬二千一百二十五個（ $15605 \times 25 = 391225$ ）。如到一點鐘，那數目已是大極了。所以得着虎列拉的人，不到幾小時就死，因為發覺的時候，已經是那

防，注重衛生的實證。假使那年死的一百六十幾人，是某戰役一戰死的，其戰績之轟轟烈烈，可以說是了不得，因為是慢慢的病死的，便沒有人知道。同是一死，怎不『重於泰山』的死呢？軍隊衛生學上說：『歷代戰爭，都是病死的多於戰死的。』這話確實不錯。愛惜士卒的人們，是應當注重衛生的。為人民辦事的官廳，尤其要注重市民的衛生。聽說各國有瘟疫發生的時候，官廳便要制止患者的行動，令他與好人隔離，為他醫治，所有醫生都要動員起來撲滅這瘟疫，總以不至流行為止。我們貴大國，向來是無政府主義，諸事聽人民自動，所以瘟疫來了，除幾個慈善團體或好善的人士出來救濟救濟而外，有誰來管？患傳

故，就是一個寢室裏住的人過多，新鮮空氣的營養不足，一進兵舍就感覺臭，那都是許多人吐的炭氣。像這樣的寢室，裏面住的人一定是不健康的。鄉間的人，比城市裏的人患傳染病的少，就是鄉間樹木較多，空氣新鮮的原故。往年我駐江津的時候，統計全旅全年病故的，有一百六十幾人。第二年我便預防——注重內務衛生，尤其是植花草樹木於營舍周圍，一則是使空氣新鮮，環境優美，使枯燥乏味的生活有趣，二則是已往的軍隊只知破壞，我要使他們把腐朽難看的濫營舍，改造成優美樂觀的園地，無形中養成改造社會的情趣，使他們感覺人力之偉大。年終統計，全旅全年死亡率，已經減成三十餘人了。這便是講求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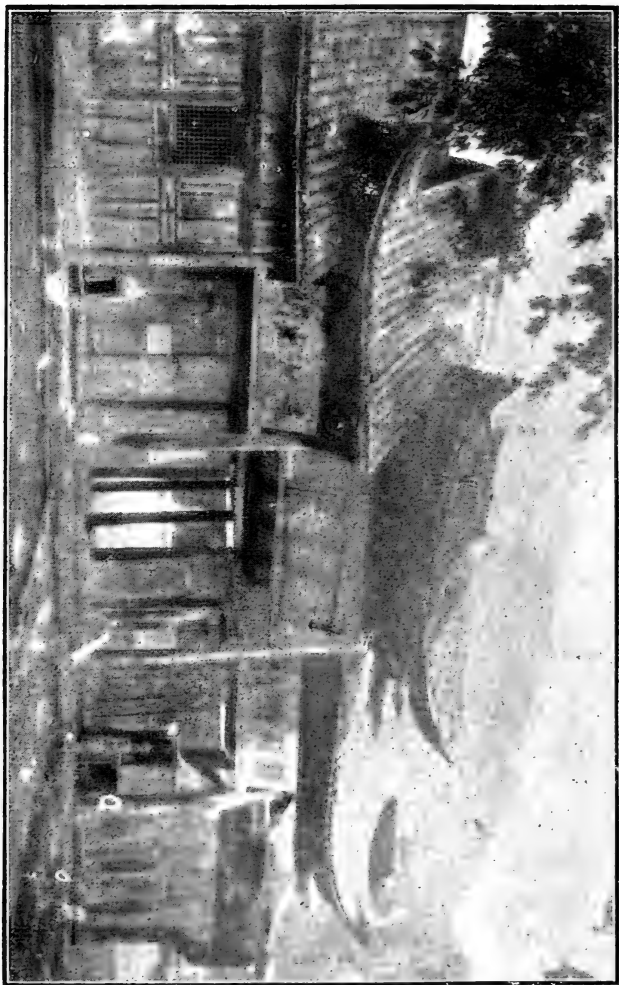
帶假面具來遮掩呢？究竟是不是這樣？要搽粉的婦女們自己才知道。總之，與洋婆子比較一下，我們中國女人是太柔弱了，那能產生健全的國民呢？聽說這些洋人，都是四聖祠醫院的醫生，他們是怕瘟疫到峨眉山去避暑呢？還是聽着成都瘟疫流行趕回去濟世活人呢？究竟怎樣，也要他們自己才知道。

六 宿報國寺

午後二時許到達峨眉縣，承縣長黃潤琴君歡迎，在縣署午餐，雖吃的是豆花小菜加臘肉，實在是比吃席好多了。加以他招待的慇懃，不能不令人心感！詢以峨眉銀米市

染病的人，聽其自由行動，所以鬧來傳遍全國，深恐怕有未沾其惠的一樣。唉！『尸位素餐』四字，真可受之無愧了！

途中見着好幾個洋人，男女老少都有。他們或是坐滑杆，或是在步行，都穿的短袖小衣，短腳褲兒。頭戴布製荷葉式軟帽，并不打傘，又不張蓬。那兩手兩足，晒來緋紅兼帶紫色，不消說是極健康的顏色了。那洋婆子的兩乳，高聳胸前，走起來蠕動蠕動的，尤其強健極了！我們中國的男女，都要以顏面色白爲美麗，所謂小白臉。婦女們更喜歡抹粉搽紅，把本來的面目，完全遮蓋。好與不好，實在令人難於分辨。有人說：她本來就不好看，她怎麼不



報國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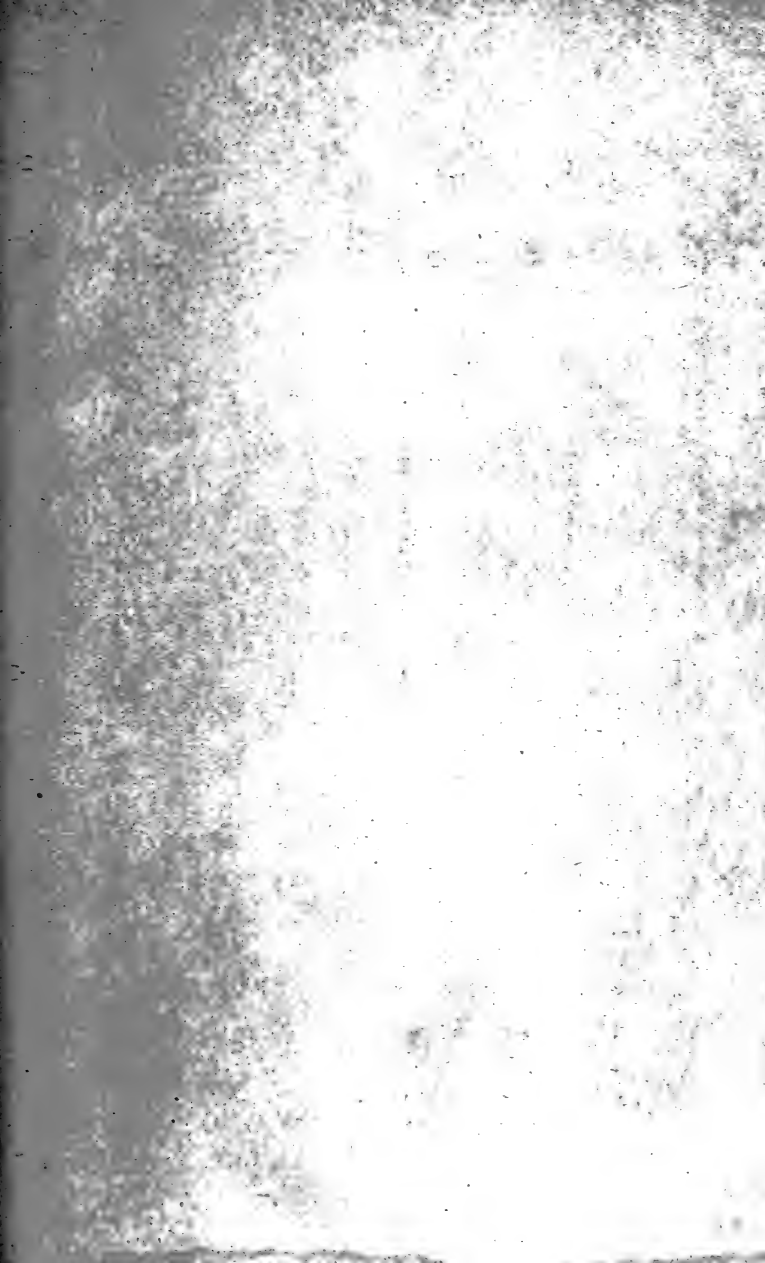
李德培攝

價，得知與夾江相等，升斗重量亦然。縣署案件，每月合計約有十多起，以視江津之每日十多起者，實可謂清閑極了！這是江津人民好訟成性呢？還是峨眉幅員較小，人口較少的原故呢？

不久，有峨山接引禪寺住持聖欽前來會晤，表示歡迎之意。隨後聽說他是四川省佛教會會長，城內禹王宮是他的脚菴。脚菴是山上各廟在山脚修的。因為由山上到城，遠的有百餘里，近的也有四五十里，和尚們要到城裏備辦糧食，一天不能回轉，所以不能不在山脚修一所簡單的廟子來作轉運地點。這便是脚菴的意思。聖欽雖是請我們到禹王宮住宿，明日再行上山，但是我們早已決定今天宿報

國寺，所以便婉謝他了。飯後出峨眉南門，向報國寺前進，中間有許多廟子：回龍寺，峨神廟，川主廟，十方院，壁山廟，菩提菴，興聖寺，聖積寺，文昌宮，萬行庄，保寧寺，子龍廟等，分佈在馬路兩傍二十里距離間。夾峨馬路，本已修至報國寺對河，因為到保寧寺要過河，又沒有修橋，所以我們到那裏就由舊路沿河邊經蕭店子到報國寺。此寺在大山之脚，修建尙屬宏大，全廟有四五十單和尚，每年可收租穀三四百石。然而那些和尚還在叫窮，不知他們要多少田產才算富足啊！

我進廟去的時候，見着幾個和尚，慌慌張張的東跑西跑，我也沒有理他，他也沒有理我，我就一直向後殿上去



？世俗之人如此，毫不足怪。唯佛法慈悲，固以『無人相無我相』見稱於世，乃不料空門之中的人，比俗人尤俗。唉！唉！其實和尚的俗，不自今日起，從前有人爲和尚書聯，用以譏諷他，也就如是的了，其聯云：

茶，泡茶，泡好茶；

坐，請坐，請上坐。

這聯聽說是某大員寫的。某大員某日到某廟去遊覽，因爲便裝去的，和尚不知，以爲尋常人，見了之後，便說：『坐』，『茶』。『坐』是叫某大員坐，『茶』是命小和尚送茶，總之是很平淡的態度。隨後問知某大員是官，那和尚便改口：『請坐』，『泡茶』，態度便改謙和了。最後

偵察那些房間可以住宿，才能容下我們同行的人。看了一週，復走下來，遇見後頭的同行的友人與那個和尚一同在走，一同在說。因為是那個友人招呼我，那個和尚才知道我，馬上恭而且敬很懇懃的前來迎接我，請我到客堂去坐，泡茶，也說許多客氣的話。這個和尚，就是我剛纔進廟來碰見的那個和尚。我呢？仍然是先前穿着灰布軍服的我，並沒有化裝，爲甚麼我剛進廟遇見他，他不招呼我，歡迎我？現在他又爲甚麼這樣的謙恭懇懃呢？呵！他不是歡迎我，懇懃我，他是歡迎官，懇懃官。歡迎，懇懃，真正與我何涉呢？當這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的時代，自然是有勢有錢的人稱雄稱霸，睥睨一切，誰敢不低下頭來錦上添花

宿廟的規矩，上飯每人一元，中飯每人半元，力夫每人三千（約合兩角）。如果你是朝山燒香的居士，那嗎，另外就要你出功果。功果的多少，自然由你個人的發心。但是少了，和尙還是要求你增添的。簡單說，就是宿店房，除給店錢之外，還要捱竹槓呀！此行，我自己帶有行軍床一架，還沒有遭臭蟲的圍攻，然而蚊子則無法抵禦。你同友人月下談心，正到甜密的時候，牠一定要來照顧你，使你足手或面部痛癢難堪！很深切的記着牠，不致一刻把牠忘掉，牠的本事，真正比你的愛人的本事還大啊！

臭蟲，蚊子，雖然討厭，然而此地的氣候，確實涼快

知他是某大員，立刻又改口說：『請上坐』，又命令『泡好茶』，更見恭敬到十二萬分了。嗣後那和尚便請某大員寫一對聯，以光廟宇。某大員便提筆書了此聯，以嘲弄那和尚。某大員是誰？廟宇在那裏？和尚甚麼法名？恕我記憶力差，忘去了。

我因為峨眉山的名字，傳遍中外，腦筋裏便以為這裏的和尙，一定是深通佛法，道貌巍巍的，那知剛到山脚，就碰見這俗不可耐的和尙給我一大打擊呢？世間的事，希望有好大，失望也有好大，真是不錯的。莽莽神州，大千世界，誰具菩薩心腸？我又何必過於責備那好吃懶做寄生蟲的幾個和尙呢？報國寺的和尙，罪過，罪過，阿彌陀佛

臭蟲，簡直沒有聽人說過驅除牠，豈不可怪嗎？自然，臭蟲天天都有人驅除牠，你不見那太陽光下晒草蓆，用沸水盪床板的嗎？這種驅除法，是個人主義的，縱使你把自己用的床具的臭蟲驅除完了，然而隔壁子王大娘家裏的臭蟲，還是可以爬過來咬你的。這不是理想却是事實。民國元年我在北京清河鎮陸軍第二預備學校當學生的時候，一個寢室裏要宿半連學生，一個學生睡一間鋪，每床左右前後の間隔距離，大約是幾十生的米達，那陣的臭蟲很厲害。因為這些床鋪，都是從前陸軍第一中學用過的，所以臭蟲很多。我真受臭蟲咬夠了！我星期那天，把床板搬到烈日之下去晒。那受不了陽光晒的臭蟲，便陸續爬出罅穴來，

得多，這却又是值得避暑的人們流連的。

凡氣候熱而繁華的市埠，臭蟲一定很多，如重慶，宜昌，漢口，南京，上海，那一處的旅客，到了夏天，不以此爲慮呢？這尤以南京爲甚。所以日本人稱臭蟲爲『南京蟲』。到了夏天，有些地方，終夜不涼，已經使人不能合眼安眠，恢復一日的疲勞了，還要遭受臭蟲的攻圍攪擾，焉得不使精神疲憊，形銷骨立，飲食銳減呢？這遭臭蟲咬害的人，恐怕比一九三一年我國遭逢天災，匪患，瘟疫的人還要多些。在無政府主義的中國，對於天災，還有朱慶瀾將軍出而倡議賑濟，收了不少的效果；對於匪患，有蔣總司令蔣委員長一次二次三次的圍剿，唯有這到處爲患的

有臭蟲咬起來了。第二天，我詳細研究，這臭蟲從那裏來的呢？終沒有研究出來。那夜點名就寢還沒有熄燈的時候，我趟在床上，面向天花板，繼續思索這臭蟲的來路，忽然發見那臭蟲是由牆壁上爬到天花板上，又由天花板上，一直墜落在床鋪上來的。我這一發見，非常高興，幾乎有瓦特見着開水沖開壺蓋發明蒸汽機的那樣痛快。第一發覺一切生物謀生的方法，是無微不至的，其本能是不亞於人的，恐怕有些笨人還不及咧！第二發覺只講個人主義是無用的，因為我個人對於驅除臭蟲的辦法，可算完備了，然而仍歸無用，還是要遭臭蟲的咬。假設我約集全寢室的人都一致舉行驅除臭蟲運動，把所有床鋪的臭蟲，以及地板

我一一的把牠殺死以報幾星期來咬我之仇。殺得太多，我不禁打一寒噤，不忍再殺了。然而轉念想到牠深夜擾我清夢，渾身咬起大疱小疱，又痛又癢的光景，不覺勇氣百倍，不得不把牠滅絕根株。於是那藏臭蟲的罅穴，我使用煤油浸灌。奇怪，臭蟲遇見煤油，他自己便硬死了，甚至有些自行炸裂而死的。這一下漫說藏在深穴裏的都死完，就是那些種子——蛋，也沒有一個活的。於是我高唱凱歌，以爲從此不遭臭蟲之患了。我恐怕別人床鋪的臭蟲爬過來咬我，我又在四隻床脚地下放四個小碗，碗裏裝入石灰，我以爲前來道路，都已阻絕，牠如何能爬上來呢？我這防禦之法，也不可謂不周而且密了！然而到那夜下半夜，又

，都可以殺死臭蟲，那毒瓦斯（有種是炭養氣，如沼氣及山裏的瘴氣之類）又何嘗不可以殺死臭蟲呢？假如我們的政府，也爲人民辦點這些有益的事，恐怕喊他再上幾年糧稅，他還是願意的吧！但是我們中國人，是受制於自然慣了的，他那裏會願意利用科學方法來征服一切和自然呢？

由此看來，臭蟲之可以驅除，是人力所能辦到的，只看我們自己去辦不去辦而已。至於蚊子，可不可以驅除呢？聽說還是可以驅除。到了夏天，人們最喜歡的地方，總是涼快的地方。但是涼快的地方，每每蚊子就多。如像報國寺比較峨眉，夾江，眉山都涼快，然而他的蚊子，也就比這些地方的蚊子多而大，所以成爲美中不足。這種感想

天花板牆壁裏的臭蟲，都一齊殺絕，牠又何至再從天花板上墜下來咬我呢？由此看來，要想個人享受幸福，是應該爲全社會的人謀幸福才行。至於驅逐臭蟲的方法，市上所賣的「立斃臭蟲粉」是拿來迎合抱個人主義的人用的，並且把臭蟲殺不死。這算是藥房騙錢的方法。聽說日本近年，官廳爲市民謀公安，每年要驅除老鼠臭蟲格蚤等害蟲一次，以防傳染。其辦法，是到那天，所有市民都搬出房外，把房舍關閉，用紙把罅隙糊嚴，不令通氣，然後用毒瓦斯放射入房舍內面，經過幾小時之後，再大開窗戶門扉，使空氣新鮮。那房舍的老鼠臭蟲格蚤等……已爲毒氣殺死，牠那能生存再來擾人害人呢？我想煤油是炭輕養氣化合而成的

以後市政廳遂禁止居民任意亂擲不用之物在窗外山上。於是停水生蚊子的地方既經沒有，蚊子便無從生長起來了。我們負市政責任的官廳，只要能夠把生長蚊子的地方取締乾淨，抑或居民人人有這種智識自行取締，何嘗不可以把蚊子驅除淨盡呢？又何嘗不可以享受沒有蚊子咬的幸福？

七 開始上山

七月二十九日早飯後，由報國寺出發，行五里，至伏虎寺。此廟也算在山脚，許多朝峨山的，如不宿報國寺，便宿伏虎寺。這廟也與報國寺差不多一樣大。聽說王方舟師長在伏虎寺裏修了一殿，大約要費一萬多元，不知他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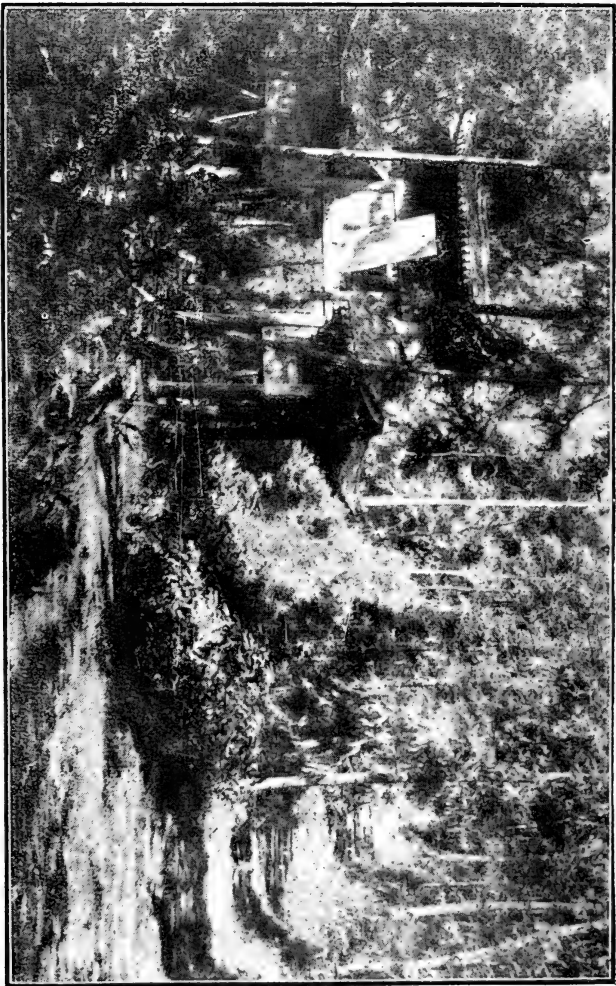
，恐怕是任何人都有的。我們人人既有討厭蚊子的感覺，就應該一致起來運動驅除牠。驅除的可能，可舉香港為例。香港是中國的土地，是南邊上的不毛之地，自從鴉片戰後爲英國強迫割去，經英國人的治理，已經成爲南中國經濟的樞紐。那裏的市政，辦得很好，全市沒有蚊子。某年忽然發生些蚊子，市民大譁。香港的報紙也質問市政廳，責其瀆職。市政人員爲職責計，乃詳細攷察蚊子的來源，發見是居民吃罐頭食物後，隨便將罐頭筒子擲在窗外去，落在房屋後面山上，因爲香港市街是傍山修的，房屋後面大概是山坡，沒有人來往，那罐頭筒子落在山坡上，碰着下雨的時候，雨水便蓄積在筒內，日子稍久，便生蚊子。



伏虎寺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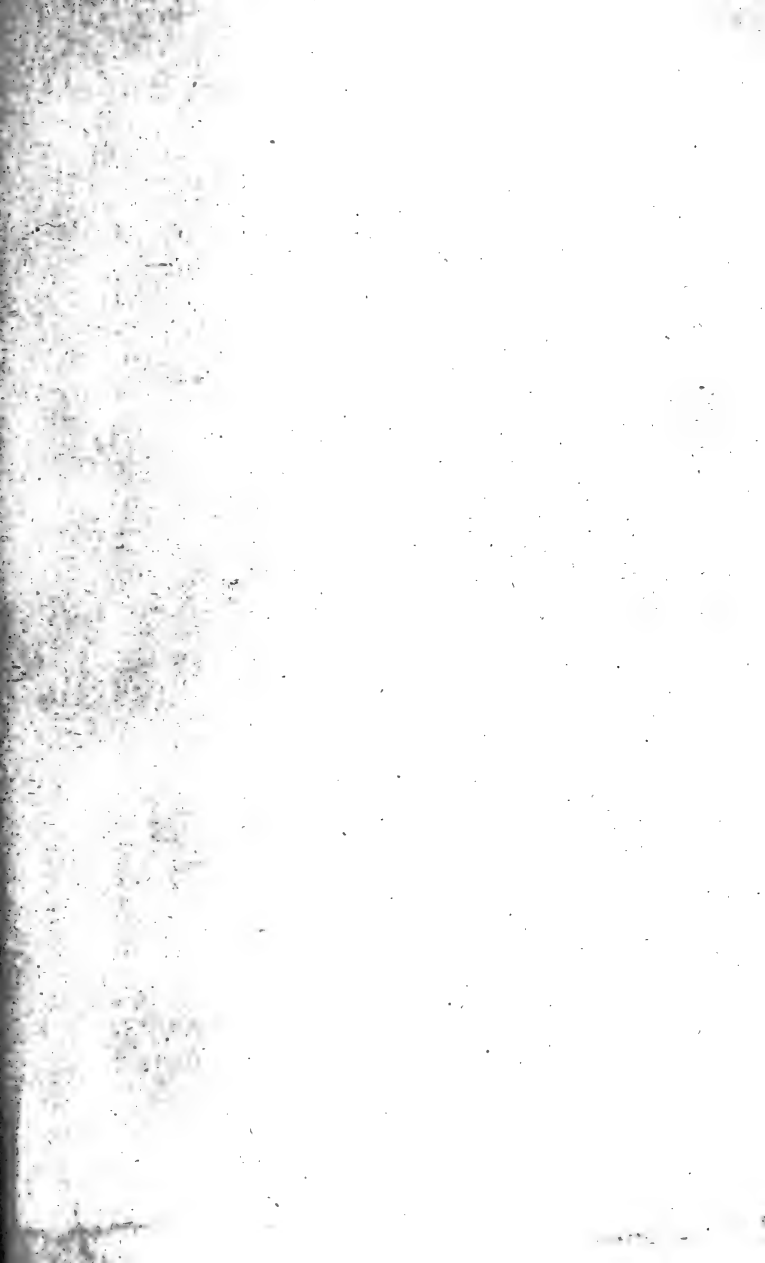
李德培攝

佛才供佛呢？還是建築來避暑呢？伏虎寺過去不遠有一座小廟，叫無量殿。另外一條路，是到伏虎寺牌坊前，不進伏虎寺，順着山脚大路走，一直就到無量殿相會。由無量殿行二三里到雷音寺，廟也不大。再二三里到華嚴寺。廟雖有兩殿，然沒有般實莊嚴之象。又行幾里到純陽殿，裏面有觀音菩薩和太子樓。觀音菩薩可以供一般求子的人們安慰心靈之用。太子樓呢？可以拿銅元最好是銀元，站在樓這面去打那相隔三丈遠的太子菩薩。如是打中，你歸去必定生一胖娃兒。我問那和尚：『可不可以用石頭瓦片去打呢？』和尚說：『那就不靈，最好是銀元。』呵！銀元最靈，這資本主義的時代，漫說在俗的人們喜歡銀元，就



伏虎寺 (二)

李德培攝



是佛法無邊的菩薩也愛銀元，難怪人人都在喊銀元缺乏啊！還幸那和尚不知道有金元，如果知道，那金元豈不又多一種消耗嗎？不管觀音菩薩也好，太子菩薩也好，我在廟裏盤桓約有十分鐘的時間，在這時間內進廟的人，是個個都去拜禱求籤票的。他們拜禱的時候，是十二萬分的虔誠，他們要想以一柱清香，兩枝蠟燭，一疊錢紙，換得菩薩送他許多小孩。這種要求，恐怕過奢了點吧。菩薩真正能夠管理普天下人的生殖嗎？這全是中了孟軻『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禮制的毒呀！在那農村經濟時代，家族主義爲中心的封建社會，固然要以『多男』爲美德。但在這資本主義的社會裏，若不注重『經濟學』，無論你人口衆多，



，何以遇着菩薩便飛到九霄雲外，絲毫不見了呢？他那血汗換來的少許薪資，爲甚麼這樣的慷慨，毫不吝嗇呢？這自然是他信仰神的力量偉大，人的力量不如神，神能夠禍福他，他不能不低首下心的去哀告他，甚至賄賂他，求他福蔭。假設他知道人力實在比神力偉大，而且可靠，想來也不會那樣卑躬屈節可憐蟲似的去虔誠禱告吧！這不知人力偉大的原由，是中國教育不普及，科學不發達的反映。負統治責任的人們，宜把熱心內戰的精神，分幾分來注重立國根本的教育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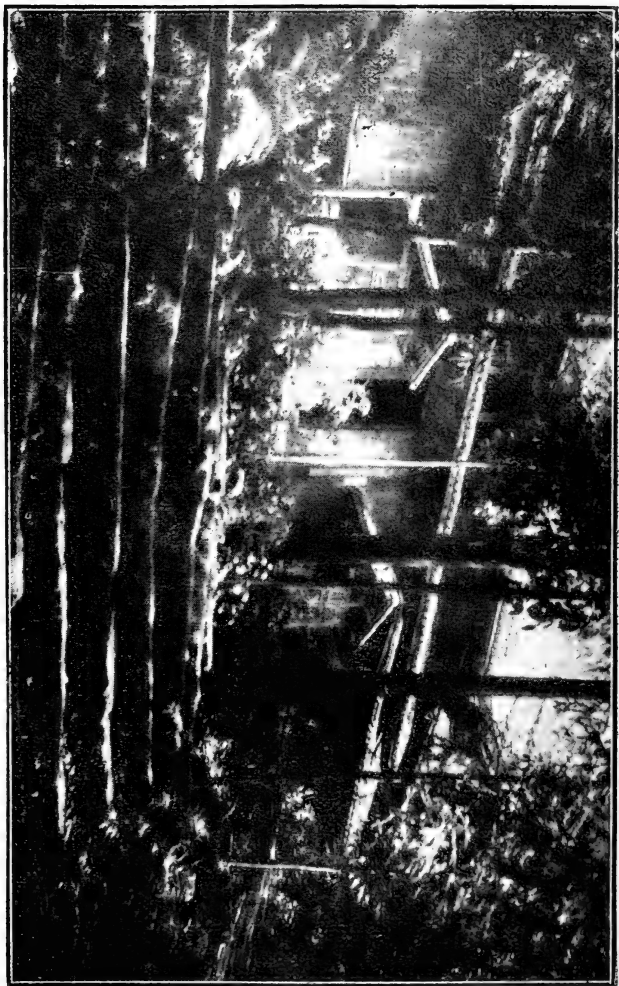
錢是無人不愛的，假設你把錢放在路上，等一忽兒去看一定爲人檢去。唯有峨眉山不然。那廟內有一個老虎，

也要遭『優勝劣敗』的定律淘汰的。只圖小孩子生得多，完全不管生活條件，這是表現中國人文明程度的不夠，智識程度還停留在封建社會的階段裏。假設他想到將來社會主義社會裏的兒童是公有的，恐怕他不會再來祈禱觀音大士，太子菩薩了吧。

現在的士兵，是一般人認為最蠻橫的，所以有：『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的話。但是我看那天到廟裏的兵些，無論對於那個菩薩，他們都是很誠心悅服的敬拜。并且每一廟宇，他們都要捐香錢，四百，八百，一吊，兩吊，半元，一元不等，總看他各人經濟能力為轉移。甚至當時身上無錢，去向別人借貸來的也不少。他那蠻橫的性質

大峨寺

李德培攝



虎口上下生得有許多根鬚，鬚上掛得有很多制錢，又沒有和尚監視，然而沒有人去偷那制錢。這不是那神力——老虎的威力，把人們愛錢的私慾剋服了嗎？所以有些智識之士，主張保存廟宇，利用神力來維持社會，安定人心，這固然是因陋就簡，毫不澈底的辦法；然而站在統治地位的人們，要想他的統治不發生動搖，他怎不利用這現成的法寶呢？

八 到大峨寺

由純陽殿行二里，是會燈寺，廟很小，便沒有進去。又約十里到大峨寺，廟前有神水閣。水是廟後山上流來，

看去清瑩可愛，算是峨眉山全山水之第一好者。但沒有分析過牠內面究竟有些甚麼礦質。這是歉然的！據廟裏和尚說：『此水甚好，每桶要比別處的水重幾斤，成都的洋人，曾經來取去試驗過，都說好呀！』這水比別處的水重些，就是牠含的礦物質多些，和尚便以爲好，便以爲神，這是和尚的無智識。我希望我們中國的物理學家化學家到大峨寺去的時候，把這神水拿來分解化驗一下，公諸世人，以免和尚仍以訛傳訛的誤人！

大峨寺還不小，今日午前走過的廟宇，除伏虎寺外，其富力似都不及。此廟所管的山產茶。上等的留來待客，次等的粗茶，據說要銷售峨邊馬邊裏面去供蠻子之用。此



來，有暑期郵政，有網球場兩所，有售賣一切食物的市場，有管理衛生的人，有負治安責任的人，彷彿是新村的樣子。外國人作事，每天是有一定的時間的，生活很有秩序，所以他們做起事來，精神是貫注專一的。他們辦的事，也很有成績。我們中國人呢？一天都在辦事，一天都在忙，然而到了一天完了，仍然一樣沒有辦。因為工作與休息的時間莫有分開。到了暑天，以熱的關係，辦事的大都敷衍，恐怕還要壞些。因為精神不專，其成績那能好呢？與其這樣敷衍，實在不如乾脆的暫停，到那清潔的地方去憩息，使精神身體充足健旺，到了辦事的時候，開足馬力的去做為好。他們這種避暑的辦法，我是贊成的。并且他們

山沿路兩傍，還種植得有很多白蠟樹，是很好的收入之一。假使和尚們能大量的種植白蠟和茶樹，豈不是變不生產爲生產，變寄生的和尚爲自食其力的和尚嗎？

在此廟午膳，見有兩批外國人前來遊歷。一批大小五人，一批大小男女八人，身體都健康活潑。聽說他們是由新開寺來的。新開寺爲峨眉山的廟宇之一。那裏的和尚，把地皮租與外國人，訂期九十九年，每年納租洋十多元。外國人又將所租地皮建築成房子，大約每隔不遠修一座，供租一家人之用，每年夏季每房可租洋三四十元。現在新開寺附近山地，已修了七八十家。如要把各家房屋走完，其距離約有十四五里。因爲避暑的人多了，他們便組織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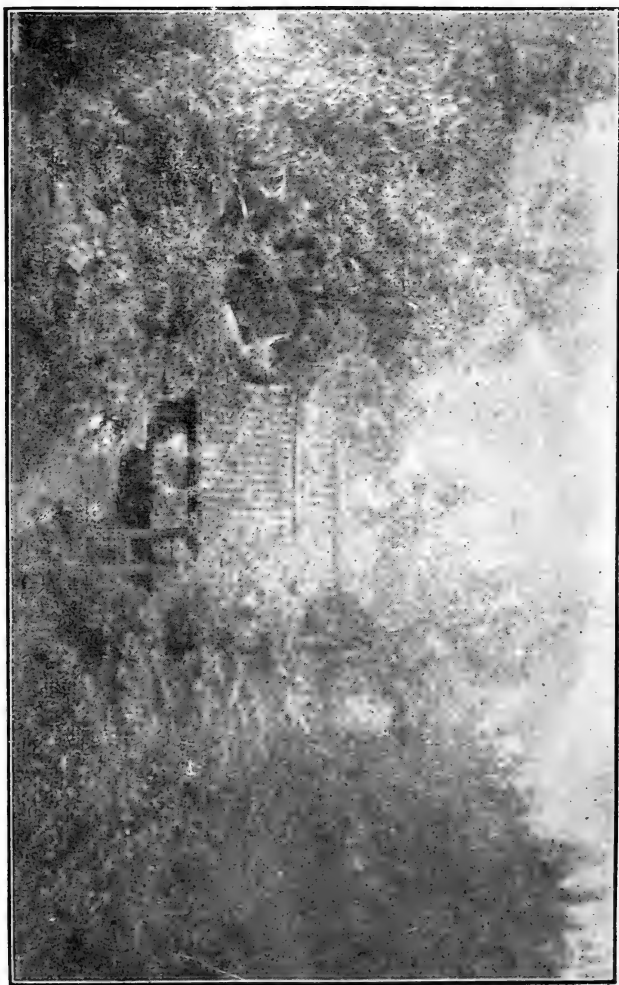
有錢有勢的中國人，你們爲甚麼不知道到這些地方來尋求樂趣呢？你們只知道沉醉於煙賭場中嗎？新開寺是一不著名的濫廟，如今公然有新村的景象。當真西洋人都具有開闢新大陸的遺傳性嗎？『黃帝的子孫』，我們也顯顯聖看。

九 到洪椿坪

大峨寺午飯後，繼續前行，約三四里，到中峯寺。此廟有兩殿，較大峨寺稍小，也有避暑的人住在此間。稍息，又前行約一二里，有觀音寺。這廟不大，也不進去。更行數里，到龍鼻崗，廟在坡上，涼風吹來，尙覺舒適。未

雖在避暑，仍然是在工作。學地質學的，便考查峨山的地層如何。學生物學的，便研究峨山各種生物的特異之點，或網羅各種昆蟲。探險旅行的，便從素來人多未去之山，不管是懸崖絕壁，茂林深菁，也攜帶嚮導人和梯子去探尋。金頂捨身岩那面，是人跡罕到的，他們也有人從那面爬上山來，中間遇着的稀奇特異的野獸和植物很不少。學建築的工程師呢？見着宏壯的古廟，便研究牠的結構方法，立地把牠畫下來或者照下來，以供參攷。研究宗教的，到一個廟宇，就問某個菩薩的履歷，研究他的雕刻和神像的藝術如何。這樣，他們所得實比在營營擾擾的都市裏有千百倍的效果。至於人生安樂的享受，也比城市勝過百倍。

雙飛橋



李德培攝

幾，復行到廣福寺，未入廟。一直前進，到清音閣。閣前有橋二，叫雙飛橋。蓋一橋跨黑水，一橋跨白水，兩水在廟前會合而流。水中有石，曰牛心石，稱爲「黑白兩水洗牛心」。此地的水，清澈透底，小石雪白，沉於河底，發光閃爍，見之令人愛不忍去。所以住在新開寺的外國人，每天都不遠幾十里來洗澡。聽黃潤琴縣長說：他們還深悔當日沒有在清音閣建築呢！橋樓上有聯一，文曰：

雙橋兩虹影，

萬古一牛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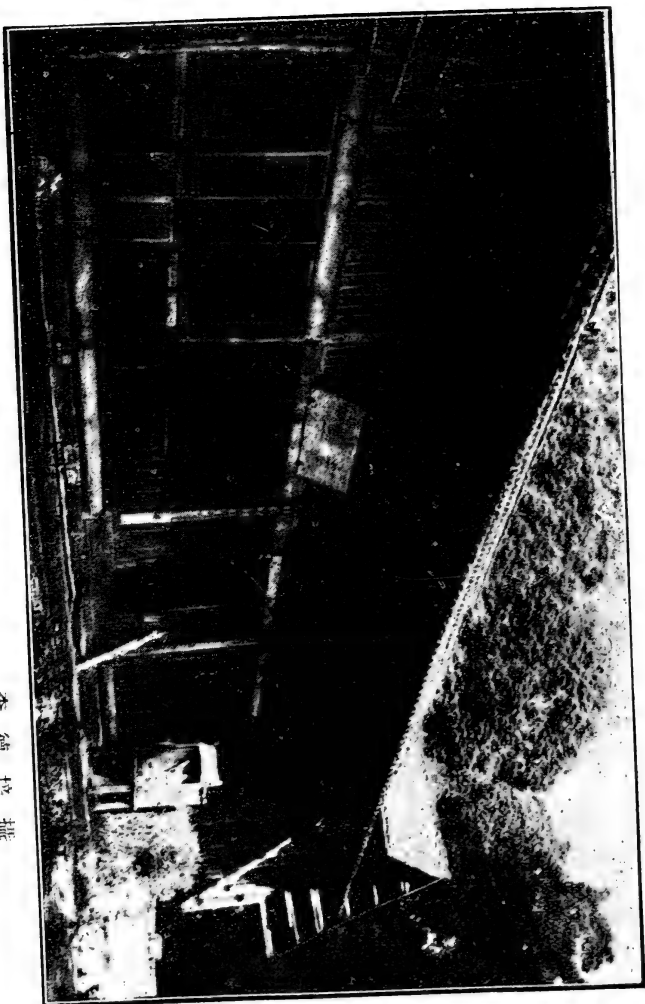
這是紀那裏的風景的。假設有人願意建築新村在峨山山中以作避暑沐浴強健身心的話，我覺得此地最爲適宜。因最



牛心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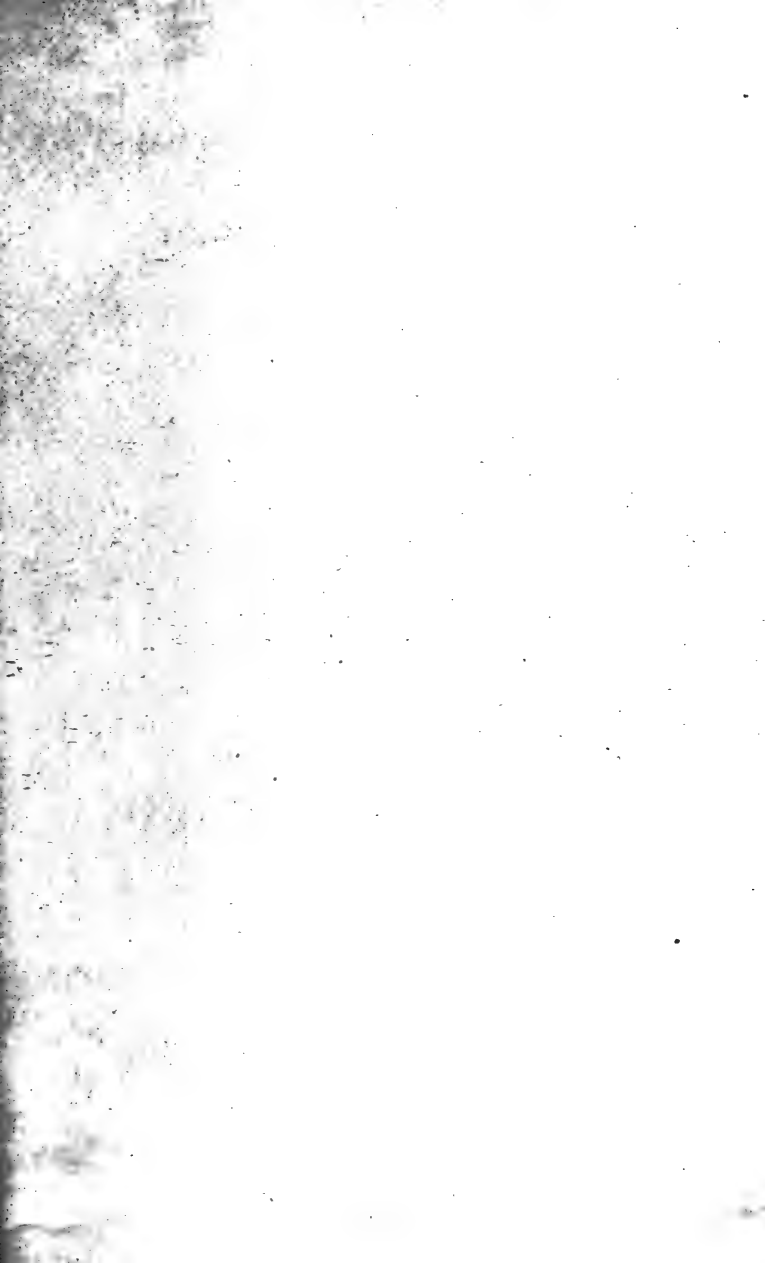
李德培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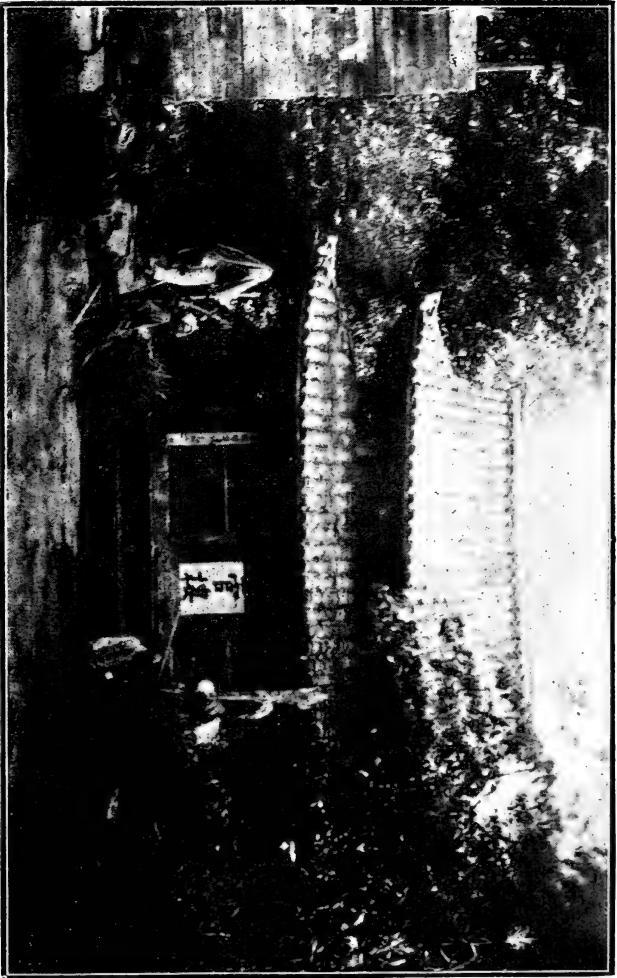




白龍洞

李德培攝





雙官靈

攝培德李



熱的時候，溫度不過八十度，河水的溫度，只有六十六度。此地因有兩水流來，一水流去，山勢便成三條深谷交會之所，涼風徐徐吹來，雖極熱的時候，也可以不用搖扇。並且由此地一直進城，不過三十五里，購買一切應用物品，當日可以來回，食物不致腐壞。上山呢？兩條路均由此分手，任便你走白龍寺，金龍寺，靈官樓，四會亭，佛牙寺，萬佛寺，新殿，觀音坡，息心所，長老坪，初殿，華嚴頂，到蓮花石；抑或走牛心寺，會佛寺，大坪寺，洪椿坪，仙峯寺——九老洞，遇仙寺，到蓮花石，均可。如照堪輿家的說法，就是峨眉山結穴之地，直言之就是風景好的地方罷了！



華嚴頂

李德培攝



由清音閣到洪椿坪，如爲朝山進香拜菩薩，那自然應該經過牛心寺，會佛寺，大坪寺。這四個廟子，各相距五里。由會佛寺到大坪那五里是上坡路，叫猴子坡，是很陡的。由大坪到洪椿坪，又要下山。再上山共計十五里。在下山這一段，叫蛇倒退，其傾斜更急。所以有些人爲避免上山下山的困難，便都走會佛寺，大坪經過，由牛心寺廟外，沿着那山腹橫行過去，就可以到蛇倒退坡底下相會。至於下力的人，爲免上坡下坎的困苦，更有不經過牛心寺的，一直由清音閣坎下順着黑水沿岸上去，經過黑龍江，便可以到蛇倒退底下大路會合。此路本是山上各廟爲下山買物的捷路，是隨時走水裏涉過去涉過來的。在這盛暑的



大坪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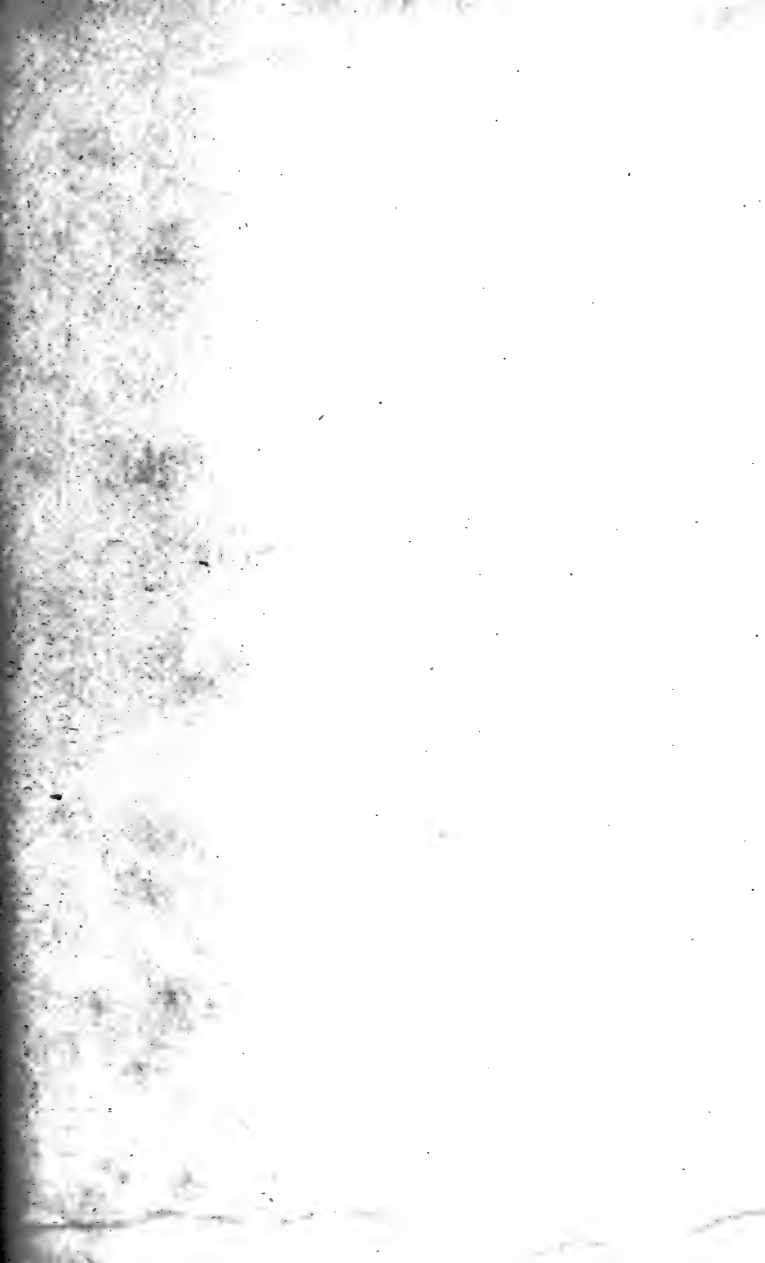
李德培攝





洪 椿 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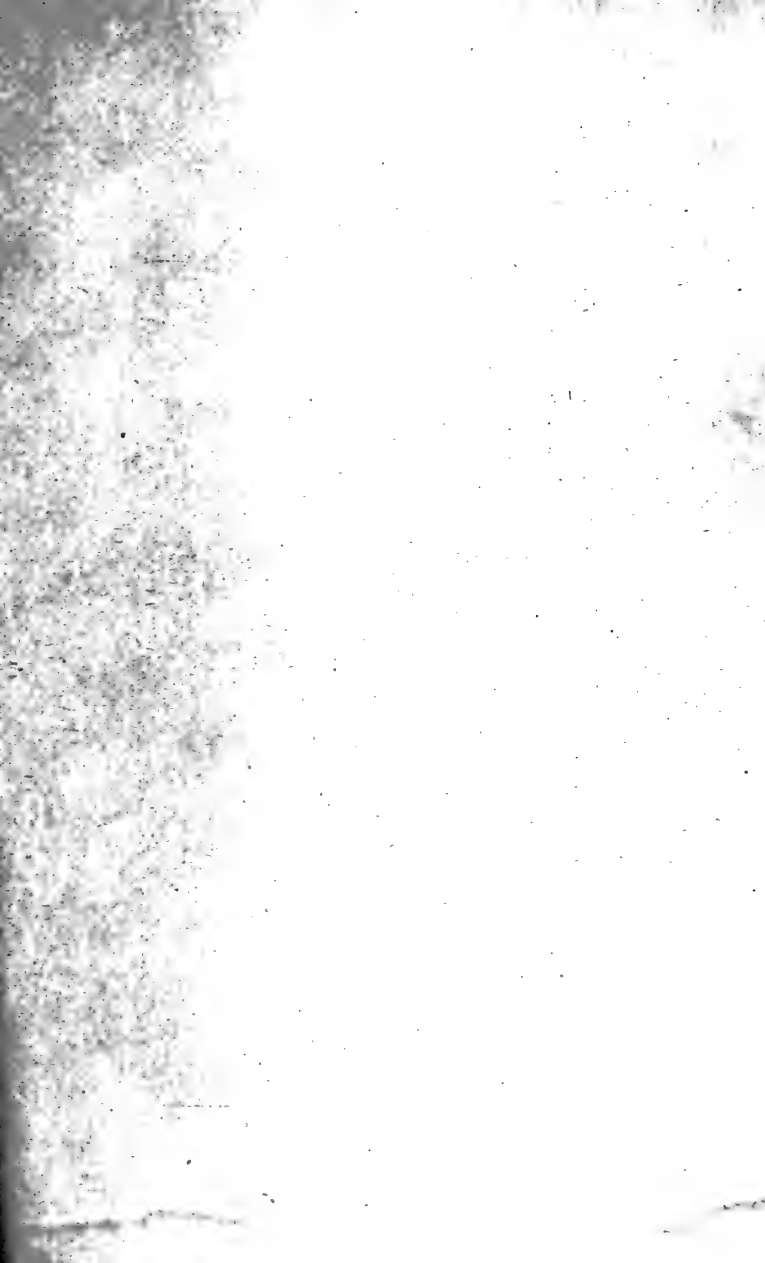
李 德 培 攝





洪 椿 樹 林

李 德 培 攝



天候，能夠隨時在這清瑩可愛涼徹心脾的水裏踏過，實在又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樂趣。黑龍江那裏，兩山的崖，幾乎交合攏來，連天都看不見。水呢？很深，清來可以透底，微帶綠色，是很美觀的。水上架以木橋，人由橋上通過，深慮墮下水去。其實又何嘗墮得下去呢？不過沒有習慣罷了。在這一喜一驚的過程中，才覺得旅行的趣味深厚，夠人玩味領略。如以這有路可尋的行徑爲危險，那嗎，較之那由金頂後面爬山探路上來的外國人，就不免有愧色了！

到洪椿坪半山坡的時候，忽然下起雨來。太陽呢？仍然光明的照着。聽說：這出起太陽下雨是峨山上常有的事。洪椿坪廟宇還不小，也還可以住宿。藏經樓上，藏有藏



十 到仙峯寺

昨夜打雷下雨，今晨未停，和尚又慫勸相留多住幾日。我本擬暫住一日，殊未幾雨止，友人相催首途，乃別和尚而去。由此到仙峯寺，共程三十里，純係上坡。最後的一半叫九十九倒拐，是由山脚一直灣來灣去的上去，故名。但是如今修路，有些拐拐是削去了，大概還剩四十八個拐。不過世人都知道叫九十九倒拐。事實上就沒有那麼多，一般人仍然是那樣喊的。這就猶如某人本來不是麻子，然而因爲起初有人喊他做麻子，人人便都以他爲麻子。就是你已經明白他果真不是麻子，爲習慣方便的關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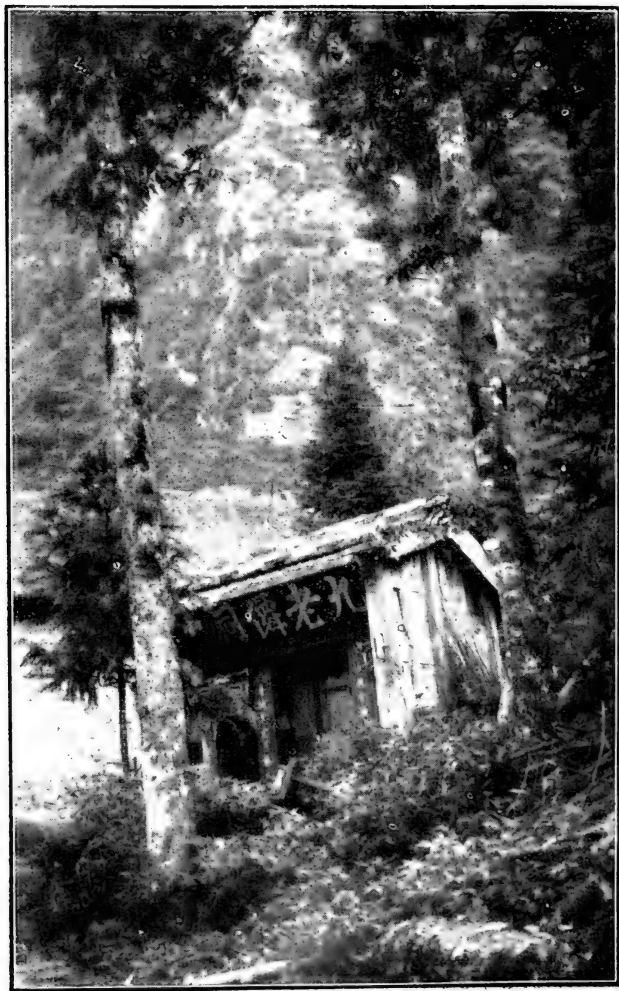
經一卷。又有慶親王何子貞寫的屏聯。但據我看是假的。又有千佛樓，打算豎佛像千尊，現在已經豎了五百多尊，還有四百多尊，正待各方善男信女佛門子弟發心來豎。當這神力比人力大的中國社會，想來是很容易辦到的了。大殿前面，有紅砂石砌成的水缸，四周很深，裏面有些青蛙在水面叫喚，那聲音像在空谷發。有點像琴聲一樣，和尚們稱爲之「仙姑彈琴」，以爲廟的景緻之一。這裏的氣候，已覺涼爽，彷彿初秋時節。如爲避暑，非常適宜，不過還有蚊子臭蟲繁殖，成爲美中的不足！

今日由報國寺首途行三十里，到大峨寺，又行四十里到洪椿坪住宿，共計七十里。

供人的休息。此地距仙峯寺還有十里。我剛到腰店息下，大雨忽來。我們同行的人，因為那裏太小，容不下了，不得不冒雨前行。到了仙峯寺，週身濕透，行李亦然，——好在有炭火可以烘。我呢？休息一陣，雨又止了，我才就道，到了仙峯寺，全未遇雨，比較友人們實在幸運極了！由這點小事，我又連想到打仗。打仗的時候，在一個戰場，一定有遇着敵人主攻的，有遇着敵人助攻的。遇着主攻的，當然費力些，遇着助攻的，自然便宜些。如果遇着主攻費力的人，便怨天尤人，以為那個故意使他碰着，這豈不是古人說的：『不會怪，怪別人』嗎？直言之，這都是『勝則爭功，敗則諉過』的怪現象啊！軍隊有此，是要打

不能不喊他是麻子了。由這個道理看來，一個青年當初入世的時候，是應當要特別審慎的。如果不慎，第一下弄糟了，你的一生是要吃大虧的。諸葛武侯承劉玄德三顧茅廬的知遇，他還要作隆中對，便是看劉玄德與他志同道合與否。如果不與他同志，恐怕他是不出隆中的。假設開頭不考慮，結果鬧來成仇讎，彼此都不利，那又何苦來呢？這是我們初入世的青年，應當留意的啊！尤其是受經濟壓迫的青年，莫要見着金錢，便把當初純潔的心情，不知不覺的投落到腐劣的陷阱去了啊！

九十九倒拐剛走完，有一個腰店，是一間草房，三方沒有板壁，有一個人在那裏賣茶與山藥酒之類，同時可以



九老仙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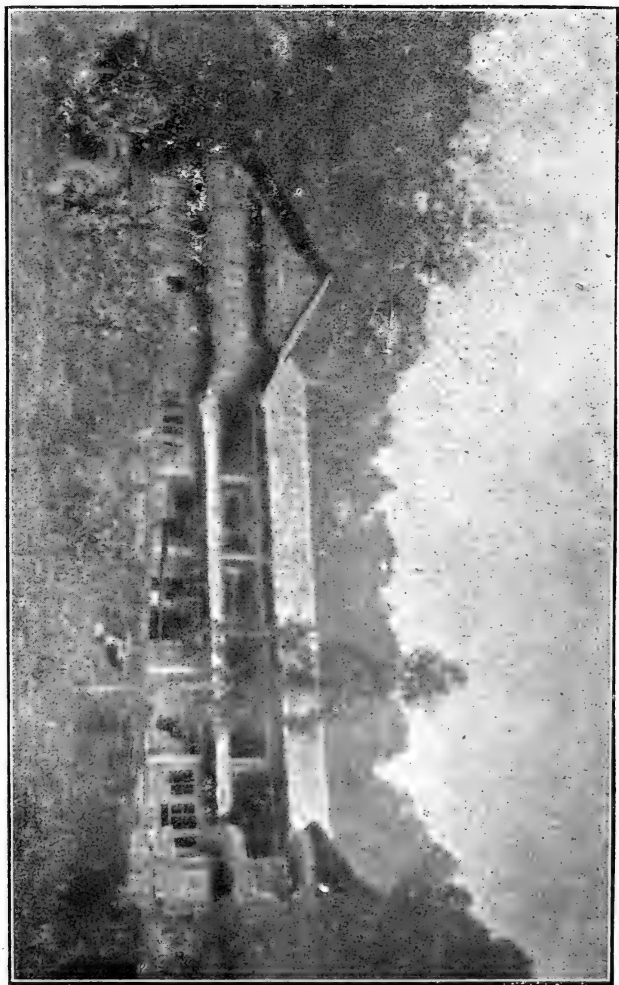
李德培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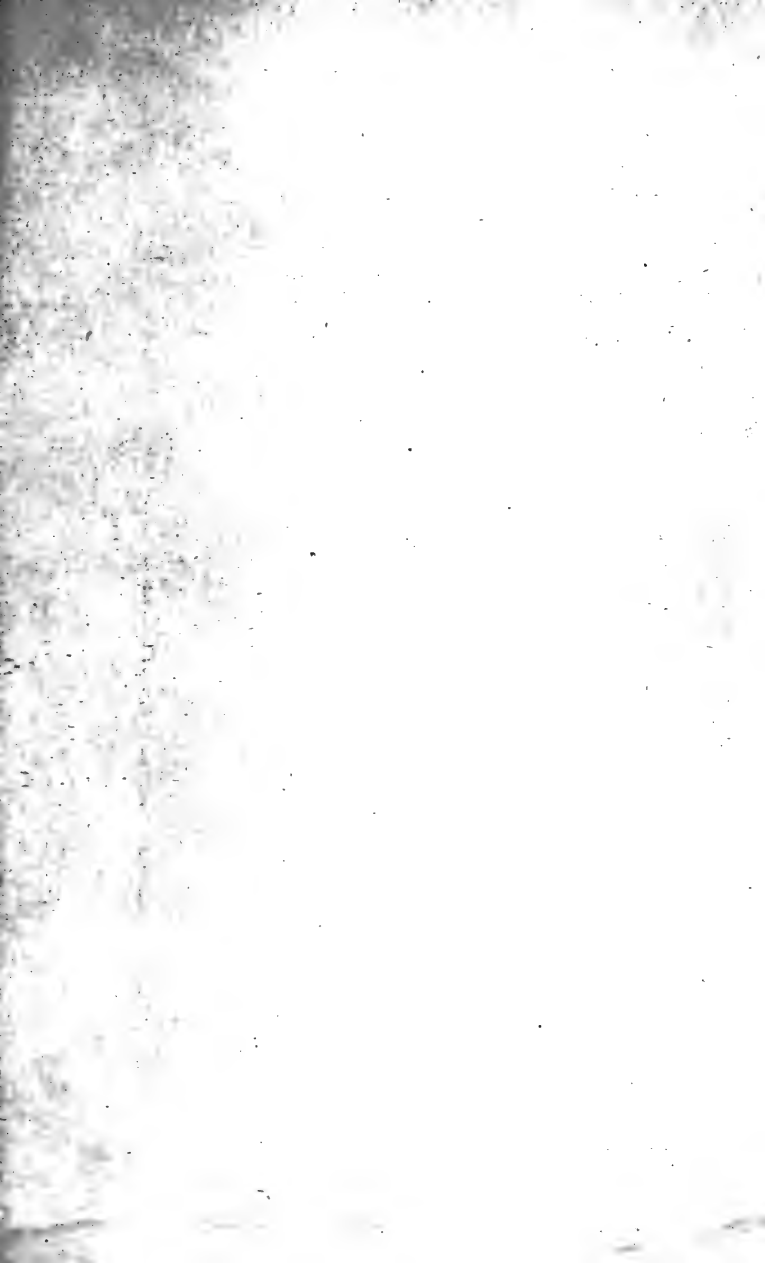
敗仗的；個人有此，便終日心情不安難與社會的人士相處了。

仙峯寺是東南向的廟宇。在廟的西南角上距廟約二里的地方有一洞，高約兩丈。路寬雖只三四尺，然而洞岩的兩側成穹窿形，看去這洞成爲放倒的圓柱。裏面毫不通光，進去時是要用燈光照着才行，有用清油壺子的，有用馬燈的，也有用電棒的。因爲洞內陰暗，遂有許多蝙蝠棲穴在洞頂。靠近洞口那裏，也有燕巢，只見燕兒飛來飛去，爲這洞點綴景緻。進去百幾十步，有財神菩薩一尊。凡是朝山進神的，都要到他面前去叩頭祈禱，祝終身能大發其財。所以那黑暗的洞裏，隨時都有蠟燭神燈點着，彷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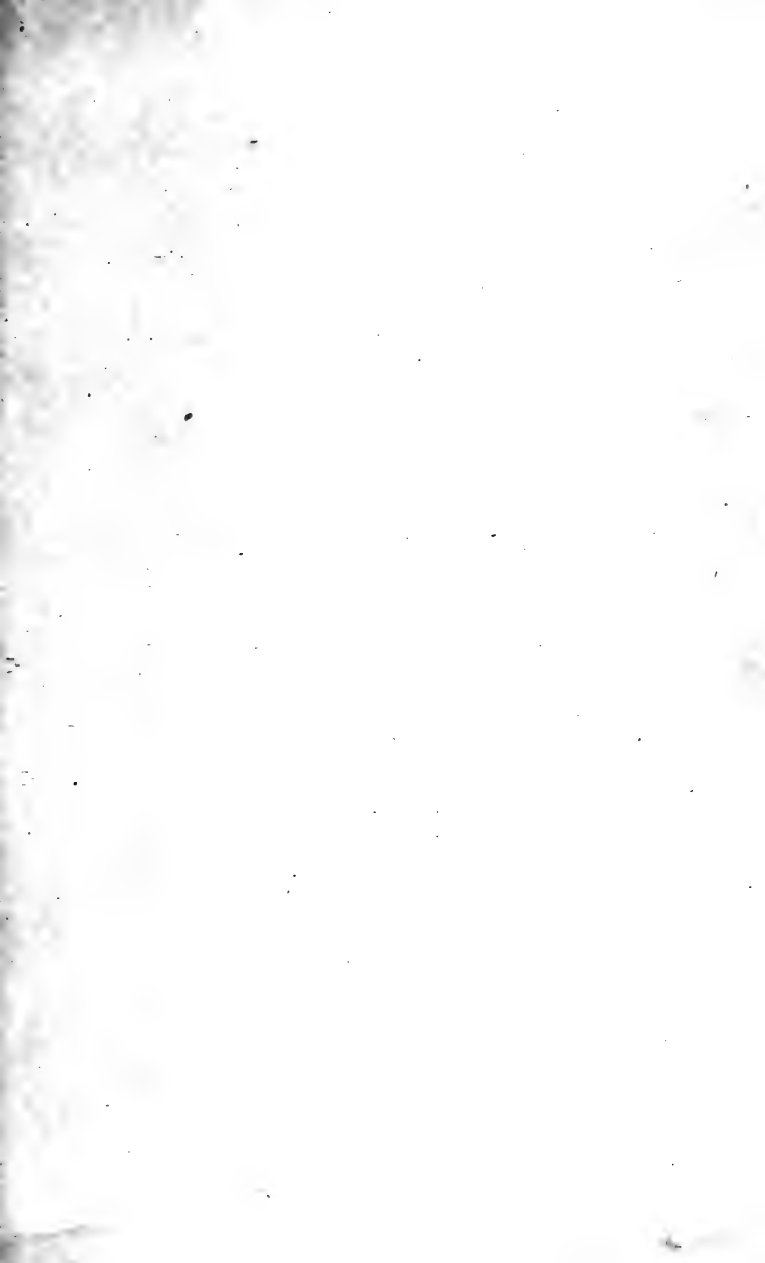
九也洞之廟

李德培攝





在夜間的房舍內似的。這洞裏專門有個和尚照管，人都稱他爲「洞主師」。有人去進香，洞主師就在神像側邊的盥鐵鍋兒上煎點「神仙粬」給你吃，吃了回去便可得福消災。你要希望得福消災，就須給錢與洞主師來交換。由此再往裏面走，洞的上下四週，又有很多的洞。有一較大的洞，剛剛可以蹲着身子爬進去。走不遠，便可以見着一池，水尙清涼，叫「洗墨池」。池裏有一筆架，去看了的人，便以爲神奇。因爲說那池裏的水是神水，朝山的人，如用竹筒攜帶些回去，遇有疾病的人給他吃了，馬上可以痊愈。煎神仙粬的灰麵，也是用這神水攪拌的，所以更見其神妙。其實在那池裏的水，是由層崖的罅隙浸漏下來蓄積在



道。這九老洞，是屬於仙峯寺管轄。洞主師每天早去晚歸，因為那洞裏太陰濕了。如果他在裏面住宿，恐怕不上一年半載，包管他一命嗚呼。但是在那裏面終日不見陽光，也就比坐最不良的監獄還難受了。好在每年只有暑天香會的時間，他才這麼過活，不然，也要病的。因為財神菩薩的勢力很大，所以一般人都知道九老洞，而不知道仙峯寺。其實仙峯寺與九老洞是分離開的。并且仙峯寺是主體，九老洞是附屬。然而世間的人，竟把主體弄來顛倒了。就是我在未到此地之前，也不知有仙峯寺，只知九老洞的一個。這是難怪的。我們不見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的聲名勢力還在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精衛等人之上。

那凹地裏的。那凹地上的一個崖石，經上面滴下來的水，把崖石沖化，年程久遠，那崖石便沖成兩個凹凹，就與筆架的形式一樣。這又何足爲奇呢？由此還可以再向前去。但是洞穴更小，愈見不好走。并且岔洞甚多，恐怕回轉來時分辨不清楚原來的洞，走不回來。所以許多人到此便告觀止了。就是有朝山的人，要想進去會九老神仙，要求渡他成仙，那和尚也是不許的。因爲你進去如果出來不了，就該那和尚進來尋你。和尚專管這洞有年，他對於裏面比較熟悉，所以稱爲「洞主師」。相傳這洞有九老神仙在內，所以稱爲「九老洞」。又說：趙公明在洞裏得道，所以裏面供的是財神菩薩。究竟那一說真確，要事實自己才知

，可以走攏來吃。但是牠們來吃，是一個老猴子，其餘的猴子，都在附近樹上盤桓。並且有個猴子專門擔任望哨，名叫望山猴。如無危險，那些猴子才攏來。至於小猴子，那是不得輕易攏來的。如有想吃東西要攏來的，那老猴子必定把牠打回去。這是牠恐怕小猴子犯危險，保護周到的意思。我們起初還誤會是老猴子好強，自己獨吃，其實是牠愛子情切。動物如是，人類亦然。古人說：『望之般，責之切，』就是這個道理。然而世上的人們，每有不受友朋忠告，反認爲仇讎的，恐怕也是犯了與誤會老猴子好強同樣的錯誤吧。如有人做加害猴子的舉動，那望山猴見了呼嘯一聲，全體猴子都要逃去。牠們這保安的方法，可以

嗎？又不見某軍某部管財政的人嗎？那個不在他面前低首下心呢？在這資本主義時代，原是財神當道，又何怪他的聲威赫赫？這也證明經濟是社會組織的根本，其他一切，都是上層建築物。如果根本一動搖，上層建築物便要動搖。所以改革社會的人，不可忽略這根本——經濟制度。但是時代的車輪已經在轉動了，資本主義已經是狂潮般的在崩潰了！古詩說：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這不是在爲財神菩薩寫照麼？

此廟附近山上，有許多猴子。因爲朝山進香的居士們，都喜歡以雜糧去喂牠們，猴子看見慣了，牠們也不怕人

無意義，但是人情如此，不得不爾。事後我只好自己批評『未能免俗』。

再五里到蓮花石，廟內陳列有石一方，上面像蓮花瓣子，和尚認以爲寶，遂以名寺。此地濕氣甚重，房院的板壁地板，大都朽壞，好在建廟的樹料很大，尙能撐持。如果是照成都房販子修房用的樹料來建築，恐怕早已成爲蔓草的荒地了，還能容許那幾個和尚幾尊菩薩在那裏立足嗎？

出廟數十步，便叫鑽天坡，傾斜度甚大，真可謂陡。坡高五里。坡走完就是洗象池。因爲廟外有石池一個，相傳有象在那裏洗過澡得名。廟內還是供得有送子觀音，以

說也不下於人類。猴子的生存，都恃羣的組織，反轉人類中還有只講個人主義的，只知道自私自利而不管他的同儕。這豈不是人而不如猴子嗎？人是最聰敏的，因為社會制度的關係，其智慧竟不及猴子，悲夫！

十一 登鑽天坡

七月三十一日及八月一日，住九老洞憩息。二日早飯後首途上山，行十五里到遇仙寺。寺在半山坡上，大路經寺中通過。此廟很小，僅有和尚三個。通過那裏的人，照例的招待吃茶一杯，你便為菩薩出點功果香錢。我們因為吃了他幾杯茶，也不能不循例送他兩元錢酬報他。動作雖



雷洞坪

李德培攝

供喜歡多子的同胞們拜禱，和尚真會迎合人意啊！

我們在此地午膳，見着三個外國人，男一女二，由山頂下來。三人共用措子二個，交換走路，因為措子要措行李和食具。有一個女的是德國人，她還是女子，他將措子上攜帶的食料取出來在客堂裏利用和尚的開水吃些麵包，便作午餐。吃完也給和尚銅元兩個，她便收拾去了。她光着頭，穿起短袖褲，兩手兩腳都露着，顏色紫赤，脚穿草鞋，很強健的走動。如果不留心看看她雙乳蠕動，還不知道她是女子呢。中國的女子有這樣健康嗎？中國的女子，在這幾年也知道健康的重要和健康的美。前次我在成都參觀市民運動會，公然有女子賽跑，這不是進步嗎？然而這個

數目，佔全女子的若干分子之一呢？說到這裏，是不能不令人焦急的！好在已經開始，只要一般講究體育的人們熱心提倡，想來也是容易辦到那樣的吧。

午飯後，又繼續前進，不數里便是大乘寺，又數里是白雲殿，再過去是雷洞坪，上坡就是接引殿。由洗象池到接引殿，共有十五里。這一帶山上生產冷杉樹，還大而長直。此外便是斑竹很多，斑竹砍來作蓋屋之用。在這地帶竹子所生的笋子，農人採來賣作菜吃，味尚鮮美，約值六百文一斤，連笋壳秤。這也是農人們一種格外的收入，只要勤快的人，也可藉此過活的。

接引殿的樣子，是用的四合頭式，不過他用的柱料很



坐立不動，聽候山車娃一個一個的來摩那個肥些。牠認爲可口的，便檢一個瓦片放在猴子頭上作標記，又去摩其餘的。把一羣都摩完了，再把牠放有瓦片標記的幾個來選擇。選擇好了的，牠便對着牠像靜默三分鐘樣的聚精會神，一口咬着猴子咽喉，兩手用力剝去猴皮，便血淋淋的狼吞虎咽，吃個不亦樂乎了。吃的時候，這些猴子靜默不敢稍動，一直要等牠吃飽，大搖大擺走了好遠，才敢怪叫一聲拚命的逃去。猴子不到這山上來的原因，便是如此的。」

這附近的山地，已經有許多地方開闢出來種黃連了。這對於山的景緻，所謂『峨眉天下秀』的秀字，是不免有損傷的。但是改不生產之地爲生產，却又是很有意義。因

粗大。我們在省城沒有見着過那麼大的。而且牠是有樓的。才建築不幾年，所以木色很新。又因住持是聖欽和尚，他是佛教會會長，他到過各省，智識比較豐富，對於佛法也有研究，所以他的佈置裝飾，也比較不俗。就是他個人，一般人都以為他為全峨山和尚的表表者。這是由於那些廟宇的和尚太無智識，俗得可憐，也就把他抬高了！

天朗氣清的時候，在此地看全山的景緻，十分美麗，令人心曠神怡。讀者諸君，恕我是武棒棒，不能描寫出那種可愛的神情，還是請自己來領略吧！

聖欽說：『由洗象池到此地以上，就沒有猴子。因為此地附近有一種獸叫山車娃，猴子見着牠，便皈依佛法的

祖師殿



李德培攝

此種黃連這件事遂有種種的議論，有說好的，有說不好的，我以為只看我們的觀點站在那面。

十一 登金頂

三日早飯後，由接引殿出發，經太子坪，永慶寺，祖師殿，沉香塔，天門石，七天橋，普賢塔而至山頂，分爲三路，左至臥雲菴，中至金頂，右至千佛頂，萬佛頂，共程十二里。在此短距離內有如許廟宇，算是全山廟宇最密之區。不過廟宇皆小而窮。金頂、祖師殿，臥雲菴前經火燬，現正興工建築中。金頂較富，因之建築亦較容易而不感困難。金頂正殿，原是銅瓦，清末燬於火尙未建築。民



金頂正殿

李德培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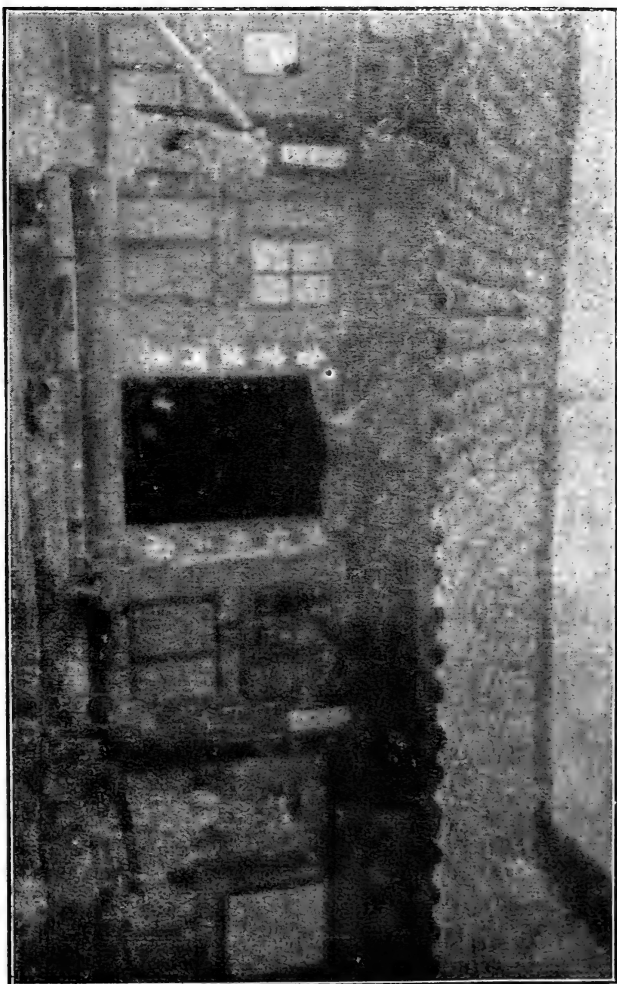


金頂正殿

李德培攝



洗象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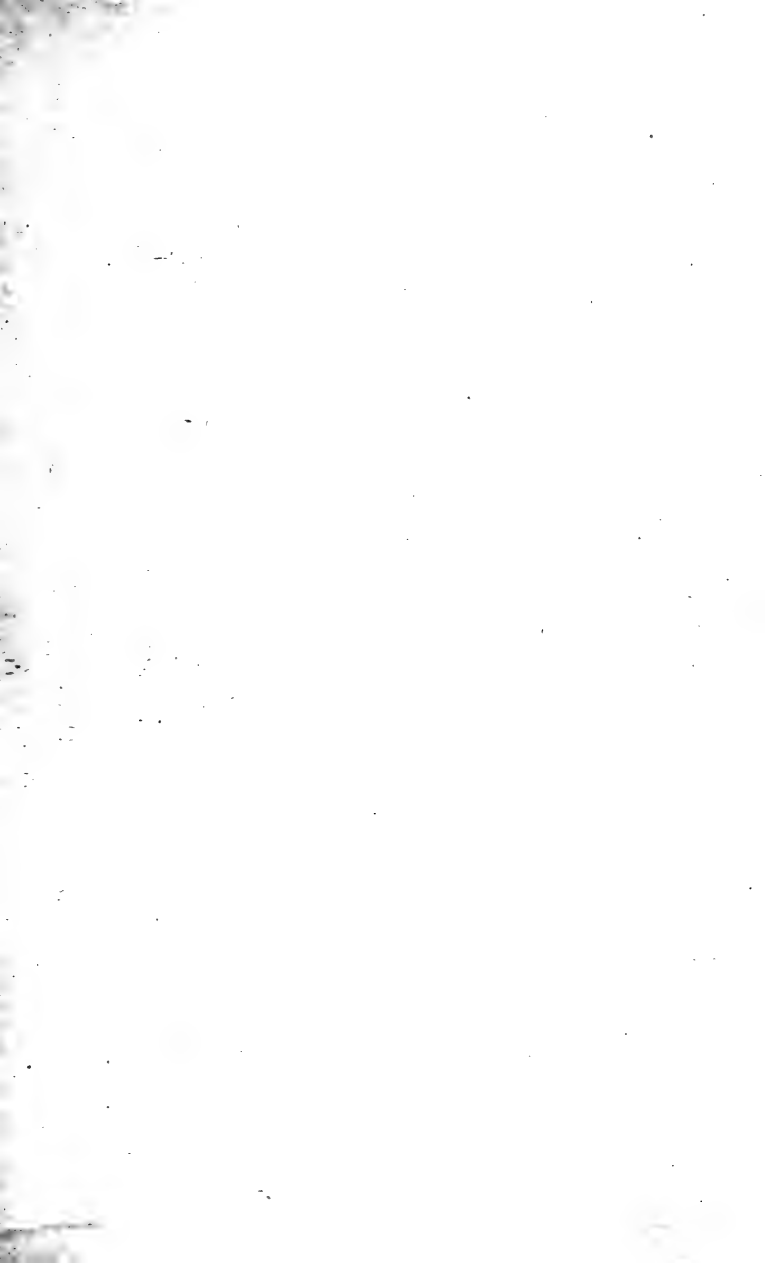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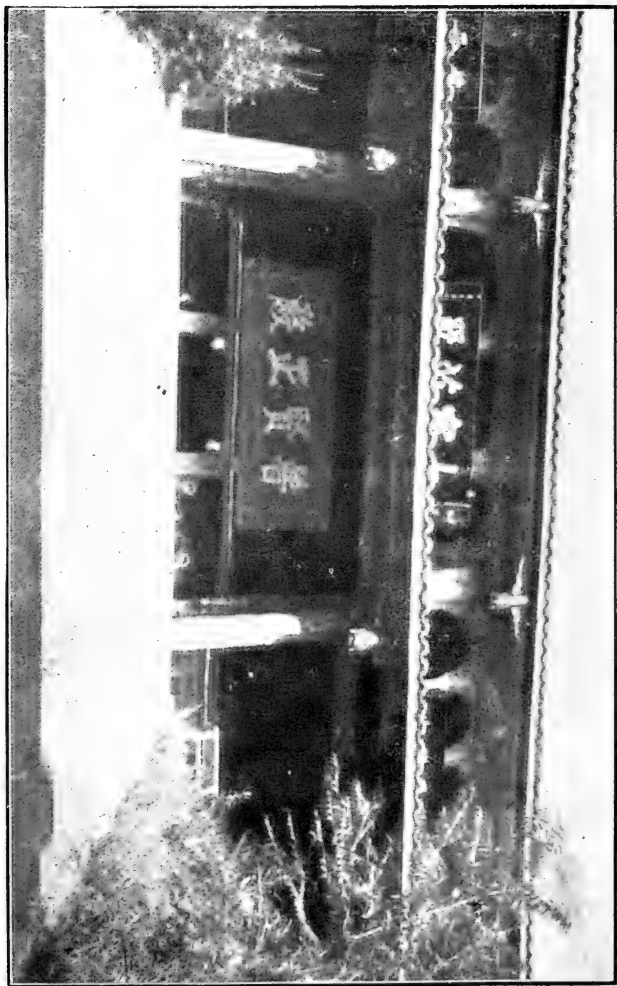
李德培攝



國元年，尹昌衡都督乃令搬到省城鑄造銅元，昔日通用之當十銅元，卽有由銅瓦改鑄者。乃當十銅元，至於今日，亦少見了。聞此銅瓦係明朝萬曆年間某皇后所捐建，倘以保存古物之意義使其存在，何至今日連銅臭亦不得聞呢？當日董其事者及今思之，恐亦同聲慨歎吧！

金頂正殿供的是普賢菩薩，雖全峨山各廟均供普賢，然而一般朝山居士，總以金頂普賢爲正宗，是沒有不到此地進香求籤的。因之和尙的收入，遂算集全山之大成。從前金頂較富，卽由於此。我們到那裏的時候，那些和尙，滿臉笑容，捧洗臉水，泡蓋碗茶，安凳子，擺點心，要預備午飯歡迎留住。那一種誠懇懇懃，實在親熱萬分。因爲





賢正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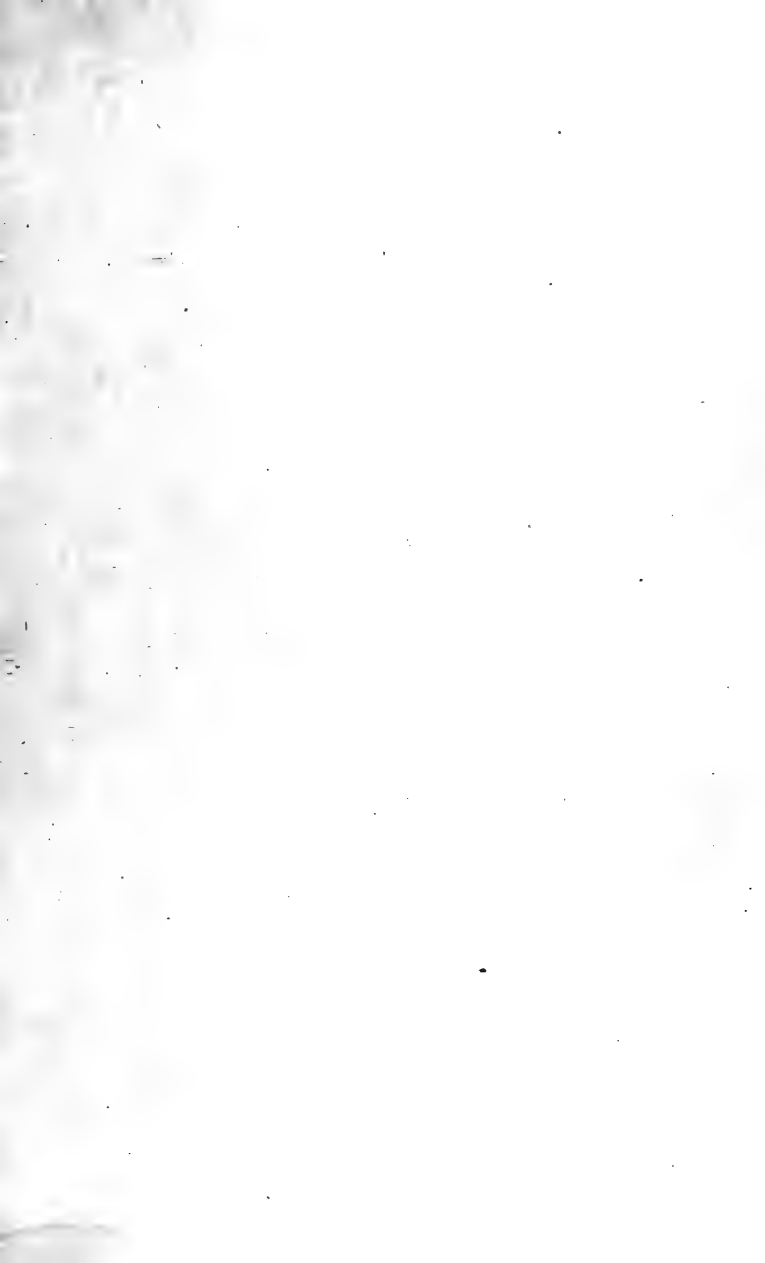
李德培攝

我們吃早飯起身才走十二里，時間不久，那裏能夠再吃飯呢？況且早有預計，是決定在千佛頂吃午飯，已經派人去招呼了，萬不能中途變更，所以就沒有答應吃他的午飯。他們那顏面的表情，也就沒有剛到那個時候熱烈了。然而還在命人預備點心，又在煮麵。因為我們的肚腹是飽的，實在不能領受，那些和尚不能原諒，橫順苦苦的要請吃。我沒法子，只好說：『我們到金頂去遊覽一下再來如何』。我就起身了。他們沒法，只好跟着我們到金頂正殿，去參謁普賢菩薩。殿後便是懸崖，名曰「捨身崖」。聽說：有迷信由此崖跳下去便成仙佛的，公然有由此跳下去的事。此地叫「觀光台」，俗叫「佛光」。我們到的時候，適逢



善賢菩薩

李德培攝



陰天，霧氣迷漫，又下微雨，所以沒有見着佛光。聽說看佛光，第一要午后三時左右，第二要有海底雲，第三要有太陽。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這完全是日光照在海底雲上，折光的關係返射在地下成爲一圓形，人影印射其中，有如現虹的道理，實在是不足爲奇的事。不過在科學智識不發達的中國，物理常識不具備的國人，那能不以爲神奇呢？加以和尚們故意附會其說，以便愚弄人們，好化香錢，遂說得天花亂墜，輾轉訛傳，真像活佛的樣子，實在可笑！可嘆！其次呢？就是「萬盞明燈朝普賢」。這也是一般人認爲神奇的。許多好奇的外國人，都住在臥雲菴觀看考查。據一個姓劉的洋人說：『這是螢蟲的光』。這姓劉



慢慢修起來，所以還沒有完工。那菩薩的衣裳都還沒有穿，塑菩薩的工人，因為有事才下山去了。」我隨隨便便的答他道：『是不是你們自己燒的？』和尚說：『自己那能呢？』我說：『房子舊了，燒了重修還是對的！』來敷衍他，因為他聽了我的話很不好意思似的。事後我想菩薩既然有靈，何以連自己的房屋都不能保護呢？自己都不能保護，還能夠保護那許多的朝山居士嗎？這也就證明菩薩的中不用了！和尚要修廟宇，才有向人募化錢財的題目。並且利用一般信神的心理，是很容易募化一大筆錢的。你看那些丘八們，每月才幾個錢的收入，他們是最愛錢的，性質是毫無慈悲心的，一見着菩薩，只是磕頭燒香，捐香錢

的洋人，今年曾到西康考查。就是余旅與藏番打戰的地方，他都到過。他這次是由捨身崖崖下僱起土人作嚮導，攜帶乾糧撥草攀崖爬上金頂來的。他在半崖荒林中，見着許多怪獸，蚯蚓都有筷子那麼大根的。他還到過非洲澳洲各地。他是探險家。他說那深谷叢山林裏的螢火蟲是很大個的，每夜天氣清朗的時候，螢火蟲就要飛舞，我們遠遠看去就像燈盞一樣。一般人沒有見過大螢火蟲，便以爲奇。和尚更名曰「萬盞明燈朝普賢」，便愈見神奇了！

峨眉山的廟宇，彷彿是容易被火燒的，所以很有些廟宇都在募化居士們捐錢修築。我對於這件事很有些懷疑。那天我在清音閣，一個和尚向我說：「前年失火，如今才

我們看了捨身崖，又到臥雲菴。那金頂的和尚本來在當嚮導，他見我們到臥雲菴去了，便不喜歡。隨後聽臥雲菴和尚訴苦，才知他們意見很深。唉！金頂與臥雲菴兩個廟子，是互相毗連的，中間不過隔二十步遠，莫說同是佛門弟子，應該無人相無我相，就是俗人的隣居，總還算得，何至相仇如是呢？這種怪現象，和那河邊碼頭船夫，車站上黃包車夫爭攬顧客以至打架辱罵有何不同呢？和尚！和尚！以和爲尚，既不尚和，怎叫和尚？！

我們由臥雲菴回到金頂，準備過千佛寺去。那金頂的和尚拿出功果簿來，請我們掛功果。翻開一看，上面寫着：『鄧軍長捐洋一千元，劉軍長捐洋二千元，某某捐洋幾

他們實在是心甘情願，和尚並沒有向他們募化。丘八都是如此，那有信心的居士，每年到峨山的總以萬計，怎麼不容易化到錢呢？本來是很容易把廟子修完好的，然而和尚們都不願意一時修完，因為完工之後，便沒有向人募化的題目了。這也就猶如某市的自來水，馬路，就到民國么年都修不好是一樣的。因為一經修好，便沒有附加收捐的題目，豈不是自絕財路嗎？因為修廟中間有好處，所以就是自己把廟子燒了，也是很有利的。既是有利，又有甚麼不能？那和尚不好意思，豈不是我隨便說着他的癢處了麼？這段話，是我聽臥雲菴那和尚向我訴說他修廟的如何如何艱難時腦中所起的反應。

去取轉來吧！』又有人說：『他拿出鄧軍長捐洋一千元
的簿子，就把我們麻倒了嗎？鄧軍長是否捐洋一千元，還是
問題。就是當真捐過，他是否打九五折給他，也是不可知
道的。就算十足給他，要曉得鄧軍長命令一下，是可徵收
一切款項的，是沒有人與他算賬的。我們呢？每月薪水若
干，硬是若干。若想格外拾幾文，又怕學黃舉安，他那知
道我們的苦衷。就是捐兩元，買米都要吃一個月咧，他還
嫌少，可惡！可惡！』這朋友很憤氣的說。聽說黨國要人
考試院長戴季陶先生近來深信佛法，他民國十二年曾到峨
山遊覽，不知他和一切信佛的人們，都會知道峨山和尚這
種行動否？

百元……』大概各人捐的數目，都是很多的。在他的心理，總以爲我們至少都要寫五百元以上，就是打折扣收的話。殊不知我們同行的友人，很慷慨的提起筆來寫了捐洋十元，捐洋六元，捐洋二元……共計有二十一元之多。我們以爲吃他一碗茶，一碗藕粉，一盤雜糖，一些麵，我們是原璧奉還的，他也不算賺錢，我們也可謂漂亮了。殊不知那些和尚的顏色，與我們剛到時恰恰相反，黑來彷彿是要下大雨的天一樣，個個氣得啞口無言。一直到我們走了，他們連『緩走』二字都沒有說。這些和尚們的失望和不满，不知是到何等地步！我們同行友人之一，也很滑稽的說：『功果，是任隨人的發心，和尚們這樣的不滿意，不如我

有無線電的設備，只好用書面月報一次。他們說這種氣象測量，是對於飛行機航空很有密切關係的。例如我們想飛去的目的地的氣象測量我們知道了，便可以曉得這過程中間的氣象如何。適於飛行嗎？不適於飛行嗎？馬上可以決定，不至飛到半途，才曉得去不得，甚至犯了危險。他們此來，要測十三個月，到明年八月底才止，是預備來年與國際交換的。研究院並擬在成都設置，因為經費與省府還沒有商量好，所以還不曾實行。

這千佛頂的溫度，才十五度，在山底敘府有三十五度，在九老洞有二十五度，空氣很稀薄，連飯都煮不好。從前我們當學生的時候，先生說：『在高山頂上煮不好飯，

十三 登千佛頂

由金頂到千佛頂約有三里，路的坡度很緩。在峨山上說，也可叫平坦的了。千佛頂大小的佛約有千尊，故名千佛頂。然而究竟夠不夠一千尊，我沒有一一的數過，我還不敢相信。此廟裏住了中央研究院派來測量氣候的人員三位。一爲姜亞光，字述行，四川榮經人；一爲胡振鐸，號金如，甘肅清遠人；一爲瞿遂理，江蘇人。他們是從八月一日開始測量的。每一小時，把溫度如何，氣候如何，或晴，或雨，等等，記錄一次，每月中向中央報告一次。照規定呢？應該每天用無線電報告一次才最有效用，因爲沒



峨 山 絕 頂

李 德 培 攝

因爲壓力太小了；在高山頂上，說話大聲了就要下雨，因爲空氣稀薄過于震動』。當時我還半信半疑，隨後打仗，戰鬥激烈，常常遇着下雨，也就証明槍彈砲彈在空中飛行震動空氣必定下雨的道理。如今這兩樣都親身經歷了，實是不錯。然而迷信的人們便說出山高，硬有妖怪作祟，豈不可笑？這山頂上吃的水不好。僅憑天下雨的時候積蓄在那裏的水，又煮不到百度就沸了。所以遇着微生蟲就煮不死，因此吃了的每多瀉肚子。并且空氣稀薄，我們沒有習慣，覺得很不舒服，就像要病的一樣。

今天是我的生日，莫有預算的來到峨山最高峯，我也不免有點感慨，隨便謳了幾句。說是詩又不像詩，想寫

出來又怕人笑。好在我是武棒棒，就是不像詩，也會有人原諒我的。我還是率真的把牠寫在此地，等一二百年，我把詩學會了，再來修正吧。

(一)

浮生三十八，一事了無成。

誕日登金頂，蕭然世外情！

(二)

千佛萬佛頂，誕日適登臨。

萬方正多難，誰爲寫余心？

(三)

哀鴻遍寰宇，到處是荆榛。



十四 尾巴

『脈接崑崙秀，峨眉第一山。臥雲旋頂上，飛瀑掛岩前。佛殿臨金闕，禪宮聳玉天。鐘聲來夜寺，月影落清潭。花雨繽紛降，祥光鬢黓鮮。重重銀色境，何處拜神仙？』

這是題在西蜀大峨眉山全圖上的一首詩，是描寫峨山景緻的，好不好是另一問題，但是『峨眉天下秀』的說法，確實不錯。就是我這不懂吟風弄月的粗人，也覺得牠秀色可餐。登高一望，胸襟爲之開朗。斜着滿天雲霞，時時變幻，不知其有若干種。真令人心曠神怡，欣然自樂，忘

不能一援手，
堪嘆枉爲人！

(四)

峨眉天下秀，
世界有聲名。

高峯遙展望，
意氣何縱橫？！

在千佛頂上吃了些煮不熟的飯，回來瀉肚子幾天，如果在山下，還要認爲是「虎列拉」咧。午后三時，仍然回到接引殿住宿。是夜大雷大雨。但是此地的雷聲，在山脚下半空中響，我們在峨眉底下，總感覺雷在天空中響，如今變來在半山脚下空中響，也就可以知道我們所在地之高了。

葬的習慣，有誰能夠來改革呢？這次洪椿坪賣樹子三十八根，得價洋四百五十五元；大坪賣樹子六十根，得價銀六百五十元——大坪仍由洪椿坪管業。聽說這些樹木的直徑有一尺四五的，有一尺二三的，最小的都在九寸以上，實在可惜了！長此砍去，峨山恐將成爲童山，那天下秀的秀字，也將改變成鏽字了。樹子沒有，遍山都是石頭，不是像生鏽一樣嗎？我覺得省政府應該令知峨眉縣轉飭各廟，在這十年內，不得藉故砍伐樹木，才可保存峨眉的長處。據遊峨眉的洋人說：『瑞士的風景，也不見得比峨眉好』。瑞士都能成爲世界的公園，供世人遊憩之所，我們已經馳名的峨山，爲甚麼不能把牠裝飾來勝過瑞士呢？假設以

形世外。至於氣候，在洪椿坪以上各廟宇雖當盛暑，亦不覺熱。且無蚊子臭蟲騷擾，猶如置身春秋時節。以言避暑，適爲最宜之地。不過雨量過多，地甚潮濕。如住居過久，深慮發生濕氣疾病。倘要久住，似以清音閣附近爲宜，因有山水可沐浴健身，氣候亦不甚熱也。

峨山之秀，由于樹木滿山，遠視有如織茵。唯近年來各山樹木，多爲和尚們藉口負債，砍伐售賣，以致逐漸減少。且售去樹木，大多作棺材之用。以如許多的木材，而埋於土中聽其腐朽，實在可惜！倘改作建築之用，那四鄉的破濫草房，或可少點。一般勞苦羣衆的生活，或可比較的衛生些，不致身心不強，精神不足，智識不充。然而這厚

人很忙的時候。他們一年辛苦，就靠這一時的收成。所以幫搭穀子的僱工很重要，主人待他們比平時特別優厚，每天要吃三頓飯，四次酒。這七次，每次都要有肉；菜咧，要湊夠九樣。除吃外，每天工資由一吊四到三吊不等，是看僱人容不容易來決定。搭穀子有五人一組的，有六七人一組的，總以兩人搭，兩人割，一兩人挑爲常。每組每天大都以每人平均搭穀二挑爲率，每挑約合六斗。如主人招待好些，還可多搭點。這是峨眉境內割穀的情形。今年的穀子，各地皆好，聽說眉山境內的穀子，每根上比往年多幾十粒，包穀也多收一半，可算是豐年。不過那幾天，天下雨，有些穀子都生秧了，要吃點虧！

政府的力量，把峨山各廟統一起來，改建道路，使牠平坦寬廣；沿山種植花草樹木，使景緻更臻美妙；各廟的房屋，大加改良，總要通光透氣，合乎衛生條件；交通方面，各廟均架設電話，興辦郵政，且設無線電台，使與各方消息靈通；并禁止和尚們流氓式的向人化功果；同時又提倡旅行遊歷，覺得才有意義。不過恐怕有人說：『現在一般人連吃飯都生問題，還說得上旅行，遊歷，避暑嗎？』這種情形，也是實在的。但是我的說法，就根本是爲有閒階級說的；同時對於將來社會的基礎工作，也算是一種準備吧。

我們回來的時候，峨眉境內，正在收穫穀子。這是農

美的衣，鮮的食，勞動的結果。
話啊！

峨眉那幾天的米價，賣十八九吊到二十吊一斗，每斗重二十四斤。銀元價十四吊八百文；雲南半元價十三吊四。鹽每斤一吊五百文；清油每斤四吊一百文。那些農人平日每人每天要吃半升多米或包穀。猪肉或猪油，是要逢年過節才得吃的。平日吃的菜，不外是那季節產的小菜，如像現在的海椒筍子之類，只放點鹽在鍋裏乾煎，連清油都捨不得吃——實在是吃不起！平日這樣的苦，所以到了搭穀子的時候，是非要主人招待酒肉不可的。我們在都市裏的人們，總要時時想到這些人的生活！我們只吃不做的人，尤其不要忘了：

『青的山，綠的田，燦爛的山河，

峨 嵎 遊 記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再版

著 者 張 志 和

每册精裝大洋八角
平裝大洋六角

出 版 者 上海學藝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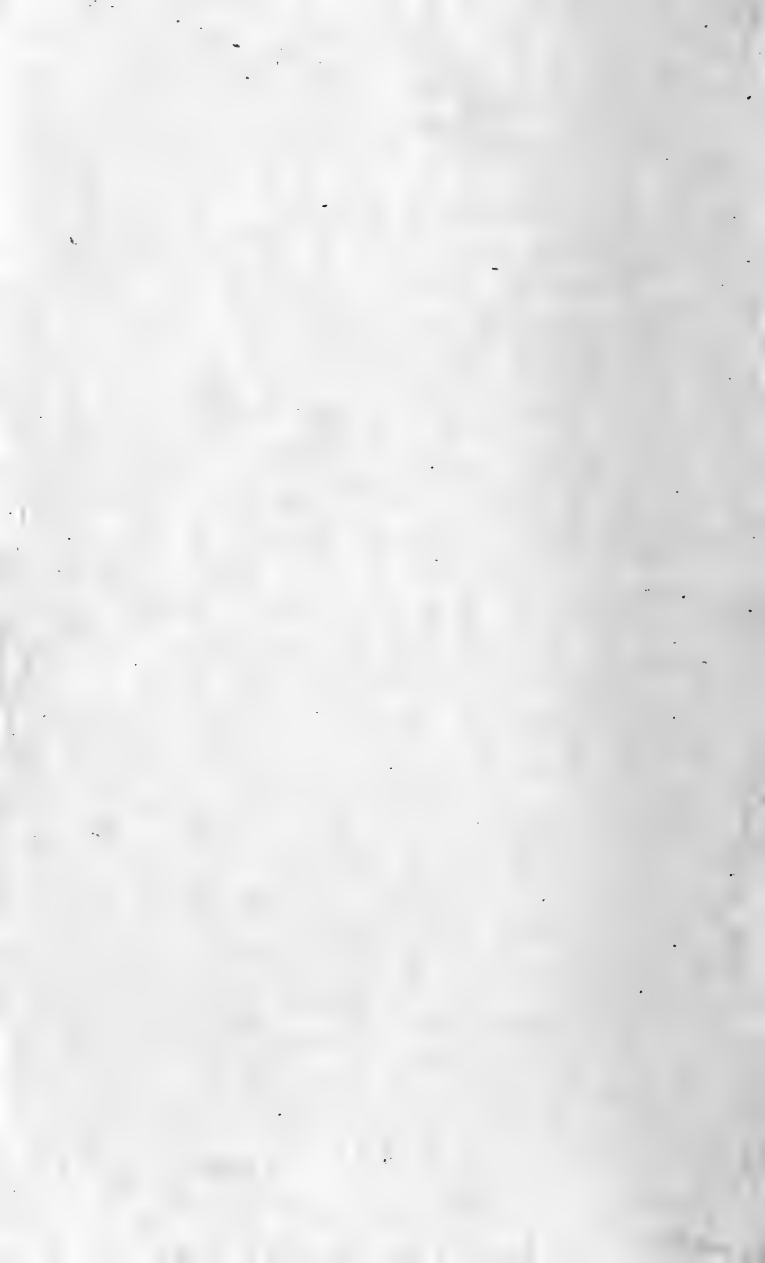
發 行 者 上海學藝出版社

北河南路圖南里

印 刷 者 中和印刷公司

北四川路海寧路三德里

總代售處 上海辛墾書店



57.1861

549

編 藝 叢 書

北 書 育 著 著 聯 聯 印 必 突

蘇丹書院

印 聯 著

發 行 著

出 版 著

著 著

上海辛望書院

中 味 印 聯 公 司

上海學藝出版社

上海學藝出版社

著 著 志 味

每冊平裝大角六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再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再版



北新桥装订厂产品检查証

单位	植物所	代号	578
重量	12	折包	索套
烫验	10		
	A	电话	44.4095



S0014511





